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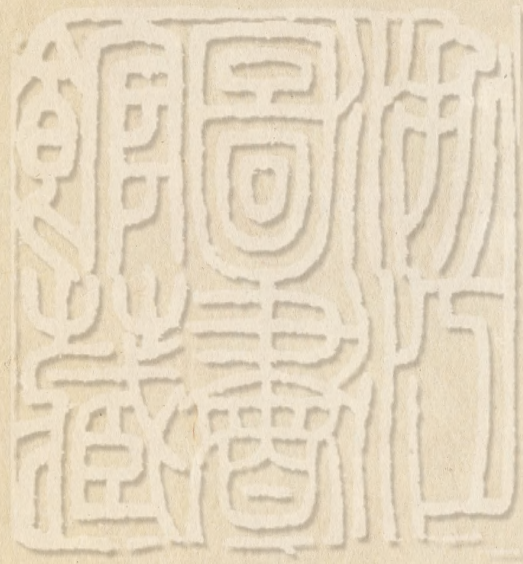
四

書

脈

四







仁道之貴也。其起下矣。去仁道。則不特以之去之。即其去不去。而為惡之根。亦在於此。本其無惡。而

不特其去。而為惡之根。亦在於此。本其無惡。而

不特其去。而為惡之根。亦在於此。本其無惡。而



之達則富貴也。貧賤也。造次也。顛沛也。一而已矣。

富與貴論子曰天下滿吾仁者境也。煉吾仁者亦境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如得之不以其道于我。奚加。則論道不論過。又却焉。而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如得之不以其道于我。奚損。則論過不論道。亦安焉。而不去也。豈非心與仁合。而名為君子哉。如以富貴貧賤之故而去仁。惡乎成君子之名乎。

補新直人心本體。原無欲無惡。惟勿處勿去。不少累其

無欲無惡之本心。此仁也。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這無欲無惡之仁。既是心原

情欲惡之中。猛着精神。不涉世味。而不以其道得之。不營

得富貴。而富貴。是不義之榮。不當得。貧賤。而貧賤。是不子之厄。

不處不去。就心上看。有一毫顧待之心。即是處。有一毫求避之

心。即是去。不處者。以有玷于我。不去者。以無損于我。不可說去

處。一準于道。既準于道。貧賤如何不去。夫子謂不處所欲。正從

離富貴處。見其中無欲之本體。不着也不去。所惡。正從安貧賤

處。見其中無惡之本體。不滿也。此最入細。故曰仁。但單出此節

仁字。且待束處。用出文中勿用。○君子去仁。是深著不處不去

關係仁道之意。不是起下文去仁字。要看得細。不特處之去之

為未仁。即不處不去。而欲惡之根未除。非本來無欲無惡之

的本體更無可渡濶之時。倘一念少有濶著欲惡的。意思便是去仁。所以君子終食不違。而不以造次顛沛去也。

終食章講君子之不去仁。君子之不違仁也。蓋無終食之間矣。時乎造次而仁無造次。又于是焉。時乎顛沛而仁無顛沛。又于是焉。是之謂純仁。名曰君子不虛也。

補新直近來看得去仁違仁之異。若富貴非道有心以處貧賤非道有心以去。固昧了無欲無惡之本心。而仁去。若不處富貴而猶見是非。非道不處不去。貧賤而猶見是非。非道不去。而

真體即去仁處。就是不成名了。不是去仁了。方不成名。成名不是說名譽。猶言成甚麼。君子去仁與違仁不同。去之闕于世境上爭真妄。違之際于心境上爭離合。違則漸至于去。故必不違仁。乃可不去仁。○未節全重無間意。蓋人心有一間斷。這間斷處便是人欲。便是物障。天人消長。理欲存亡之介。正不在多。所以君子把這欲惡私情一切掃除。即日用酢酢瞬息之間常存得此心之天理。不使有頃刻斷續。此所謂終身不違仁也。不違仁即是純。此不處不去之心。不要說開下二句。又舉最易違仁時言之。正見常不違仁。非一步深一步之說。造次急也。對從容看顛沛危也。對安常看而必於是。正是不處不去。曰必者自家

行雖其道合而心實与光
欲無惡之本体遠不去仁
是以理念割欲念無違仁
是空其念於欲之外尤渾
其念于理之中去之閑于
去境爭真妄違之際于
境爭離合掃欲惡于一時
方是不去仁真本体于恒
久方是不違仁

補我未見章全直通章重用
其力于仁矣乎句前後皆
發此肯無尚不使加便是
用力處用力即力足我未
見有用九者故我未見好
仁惡不仁者也

以未見章謹子曰我未見好
仁者惡不仁者則以我所謂
好非苟焉為好而已又視仁

做主不為境奪。極狀無遠光景。二是字俱指仁言。

未見章

此章三節搃一意。俱是說仁易為以激人力。仁意註不敢終以
為等語。俱非正旨。好仁惡不仁。正是用力于仁處。無以尚不使
加。正是用力。足處即緊接下一日節。不必別添搏語。惟我未
見有用力者。故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須會此句作文全重我
未見力不足句。三未見字。肯未見好惡之純。次未見力不足未
未見。用其力無非欲學者之用力。按仁仁不仁。指自家理欲
言。好仁惡不仁。總是為仁不可分作兩項。此好惡二字。只空
摹意。不可着在工夫上說。好仁者無以尚之。蓋苟知仁之可好。

為無可以尚之、此之謂好仁
者、然所謂惡、非苟為為惡而
已、惡不仁者之為仁也、及不
更、更不仁者得加乎其身
此之謂惡不仁者是好仁惡
不仁皆所以為仁也

補註、肯好惡不可泥二者作

兩釋、人存理必去欲去欲
正存理現惡不仁段內著

其為仁矣、向則好惡之合
一亦知、故下文只以用力

於仁言之、不使者、裏面有
個真物在何物也、上面無

以尚之、一好也好仁之念
縛虧欠一分、不仁即乘那

虧欠處加矣

有能即謹人有能一日奮
而用力于仁矣乎、欲仁仁至

即此欲好一念便是尚了、惟、仁、覺、好、非、緣、好、覓、仁、則、仁、機、之、
融、洽、處、就、是、好、此、其、好、天、下、豈、有、可、尚、得、的、只、認、此、意、發、揮、非、
說、舉、天、下、之、物、無、足、以、尚、吾、仁、惡、不、仁、即、所、以、為、仁、故、特、下、其、
為、仁、向、玩、一、矣、字、有、斬、釘、截、鐵、意、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惡、在、不、
仁、則、其、為、仁、矣、不、仁、沒、何、處、而、加、不、使、加、正、是、為、仁、處、非、有、兩、
項、不、使、字、無、工、夫、然、不、曰、加、心、而、曰、加、身、蓋、心、無、容、加、而、不、仁、
乃、身、外、之、妄、所、增、加、者、也、講、向、不、可、染、着、心、字、○、有、能、二、字、承、
上、來、好、至、無、以、尚、真、以、好、之、力、畢、用、之、仁、矣、惡、能、無、以、加、真、以、
惡、之、力、全、注、之、為、仁、矣、人、有、能、一、日、間、如、此、用、好、惡、于、仁、則、我、
未、見、力、不、足、者、能、即、果、能、此、道、之、能、曰、一、日、者、以、用、力、之、始、言、

我若見力不足者，即或者力不足用，蓋亦有之，而我則未之見也。我所見者，不用力之心也。又安得好仁惡不仁者，而見之哉。可說也矣。

補新直好仁惡不仁者，心也。

心之能好能惡，處即力也。此力是心力，非氣力。心之用，即加之用。心之無，以尚不使加。即力之足，若說氣力用事，便不免有可尚處。不免有可加處，便覺有不足處。蓋有之矣。此句甚活。我未之見，其上我未見力不足，有別言人必嘗用力，然後可驗其足不足。今人緊未嘗用力，于仁則此不足者，我固未之見也。

註儻然二字，最貼得明力與心原非二項，心神之鼓舞奮發處。

便為力，用力便是仁。一日用則一日足，終身用則終身足。足者

以其取足於心，不待外求。即我欲仁，仁至之意。用力不可以空

空好惡言，畢竟有勝私克己工夫。講內全要剔透一日字，用字

足字字，明透方合書旨。○蓋有之矣，是婉轉之詞。大意云，謂

之曰仁，未有不可以力為者。謂之曰力，未有不足以為仁者。蓋

雖以為有不足的我，却未曾見他甚言無力不足之人也。作文

上句輕點重發，下句收拾一章之旨。

人之過章

此章見不可棄人于過，而當察其心。人之過也，人字即重君子

人之過章講子曰。吾皆以時而棄人。然不知過在事而所。以愛過在心。益各于其黨。而不可以概論者。吾就其過。幻現之。或其境固過。而其意未嘗過。抑其情固過。而其理不得。不過皆可以知仁也。夫過庸何傷。而槩為人詬病。亦補新旨。君子之過于其逆者。正屈迹以伸心。過于大庭者。正污大庭以潔屋。漏過于一時者。正晦一時以明。萬世此規。是打破壺情。開闊俗叙。獨以心体心。處始可。以副忠臣孝子。即婦義士。沉淪受屈之寬。

邊古來忠臣孝子。仁人義士。滿腔中皆是惻隱。或限于勢。不得已。或發于情。不及檢。豈能盡無過。然其過自與他迥別。故即此可以知仁。講這個仁字。與他處仁字不同。須就偶不及檢。勢不得已。發露其真心上。描出仁字。方于過字緊切。觀者反覆參驗。極要。其得透白。文只說知仁。勿泥註中。兼不仁言。不必以小人換入形講。

聞道章

此章甚言道。不可以不聞。是心悟。非耳聞。乃平日積累功深。自來道脉之傳。我真有以窮其闡奧。而得其竅會。到此地位。乃是終古一大覺悟。人生事業已完全無虧了。縱夕死亦無愧矣。

聞道章講子曰。甚哉人之不可不聞道也。如一朝靈悟。千

古神運則聖賢正跡當休已
承水分內事具足無歎即夕
死可矣彼不聞道者何以死

補新音苟無平日積累之勤

必無一朝頓悟夕死而謂
之可者自有不死者在焉
聞道之心萬古未死味道
之身一即無生

志道章謹子曰士必有卓越
之見而后可與語道有如志
于道矣而猶然惡衣惡食是
耻乎則志者其虛耻者其實
也濃淡既不同途雅俗判然
二筵居與之謀道口雖辯論
而心已不勝徵逐矣何足與
謀哉遂道者夫惟忘物者乎
補新音若真見得道即草衣

可字謂得個收成結果非生順死安無復遺憾之說言外見不
聞道則雖生亦無益意

士志章

此章欲學者打破理欲關頭只重一耻字志字淺看耻惡衣惡
食不可看將低去是于卒然所忽處看出士既志道須掃一切
塵情俗慮方勘得道體真境界識得道中真滋味故可與議若
以衣食為耻便是此心未能淡處只此一念未斬便有牽引多
般故曰未足與議然不曰不足而曰未足但說他造詣尚未到
不曾說他識趣卑陋大意只宜云未足以語道不必說我之議
與彼不相入蓋此是夫子提醒關頭以堅士之志非徒絕不足

木食終身那怕人非笑鏡
有幾微念頭在此處為耻

便是貪富貴厭貧賤的心
賜即與他講遂捉是口耳

非是心志。

無適章講子曰吾人不能離
天下而欲不以天下付天下
則膠固失義者多矣惟君子
之于天下也幾難預料不一
定而先主境亦屢更豈堅執
而不回無適也無莫也惟義
之與比而我無心焉而已矣
斯君子所為善應天下者乎
補新章此言君子心体之妙
處非言其應事之善也適
莫則吾心為天下役無適
莫則義與比則妙吾心於
天下故首言之於天下非

與議之人要認

無適章

此章天下二字最重見君子無意于天下而以天下應天下惟
時措之宜而已不必添出事字只閑說君子之于天下無適
三句須一氣滾下用一字過文不得一于可是適一于不可是
莫適莫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為添着意思便非真機本體無者
化而融之非禁而絕之然只是無適莫的心非漫無可否而浮
沉也比是比附比合不相離意不曰比義而曰義之與比者義
者事之宜他平日精究熟練心與義為一從心流出自然合符
若說趨義從義便是有心而成適莫去了須知無適莫便是比

言天下於吾心適莫則天
下者於吾心義與比則君
子之於天下

懷德章講子曰君子小人之

別視其所懷念何如耳君子

其懷德乎結契于神明而好

是懿德若小人則懷土而巴

便安是溺即性德曷碩焉君

子其懷刑乎保身于明哲而

寡過是期若小人則懷惠而

已寵利是徇即天刑奚恤焉

蓋君子小人之致盡于此矣

補新直懷德之君子即懷刑

之君子懷惠之小人即懷

土之小人不是有兩樣君

子而樣小人對舉而三言

之刑註法也乃行法俟命
之法非真刑法也若畏刑

非此外又尋個義去比

懷德章

此章非徒辨其人品實是嚴其心術下二句自上二句生出

乎德則入乎刑欲便安則必專利不作四扇且要重君子一邊

懷字有味心思維如何能遂吾之念有經營量度之意亦有

懷抱不脫之義德指秉彜土指便安以事言非以地言刑指國

憲一說作儀刑典刑之是惠指貨財懷德是念之欲全其本來

便有居無求安意懷土則溺于宴安雖至喪德勿顧矣懷刑惟

恐失足于不善以掛吏議豈肯自處貪穢懷惠則惟利是圖即

刑法在前弗知畏避矣懷惠與懷土有別懷土者已得所安而

而后不為惡。何以為君子。懷有頃刻不_レ忘意。有時放得下。不喚做懷崇。謂一丘一壑之戀。私恩小德之酬。皆是土惠私心。這小人。不要輕覷。他

放于利童。講子曰。利之途至私也。亦至公也。如一放于利而行。則知有已。不知有人。不持天道所甚。忌抑亦人心所不平。其取怨也。不既多矣。補新肯放者。放開去做。謂放縱于利而行也。故多怨。多怨謂剛者動于聲色。柔者憤于胸懷。近者憾其奪已。遠者恨其及已。其有不怨者。必其他同為利者也。不然。必其私匿者也。又以多

不欲失懷惠者。未得所利。而必欲得之也。土與惠亦要看得細。凡背天理而畧涉私心者。皆是要知小人以土為土。君子以德為土。故懷德所以求安宅也。小人以惠為惠。君子以刑為惠。故懷刑所以玉汝于成也。有以德字貫者。是

放利章

此章戒專利。而以怨暢之也。利不止貨利。凡事占便宜皆是。放依也。靠定不舍之意。多字根放字來。獲益利誰不欲。而况一動念。一舉事。無不靠定。此利則不但受害者怨之。而公論亦且不容。此身遂為怨府。多怨皆自取之。註中取字。要看當知多者。非止一處求而不遂。則怨尤。反而向疚。則怨悔。人覺其隱。則怨

然自放利者本身之怨尤
于人言不通。

禮讓章講子曰為國以禮而
禮非緣飾也。讓即所以為禮
也。能以禮讓為國者則禮皆
精意而施之于國何難之有
若不能以禮讓為國則虛文
徒具其如禮何信乎禮讓之
不可以已也。

補新查此節要明禮之于國
甚重不可一日不用。起處
須詳此意。吸起如禮何語
意。大意謂為國者全要發
人。發讓之心。昔先王教民
以讓而設之為禮。正以默
柔天下之志。使就于平。未
聞禮讓之外。別有治道。故
使為國者果能以禮讓為

惡。人不覺其隱則忌盈。

禮讓章

此章須看能。不能字。禮只是讓。不讓豈為禮。但讓有能有不能。
如古先恭克讓。不矜不伐。此真能讓者也。若夫常人雖欲讓。但
私欲害之。如謙恭下士。豈不貌讓之跡。其實欲為讓而不能。能
不能在真假上分。能則揖讓而天下治。於為國乎。何有不能。則
恣睢之心。且無以為禮。况國乎。口氣甚緊。俗於為國。何有謂讓
足以化人。而君子讓于朝。小人讓于野。等語。却似國已治。予的
話頭。把為字看無着落。○一說。禮非威儀之禮。乃人主所立之
制度品式。以治國之事。故為禮。即所以為國。而讓。非禮外之讓。

之國便治了。如不能以禮讓為國則難治。術甚行甚。先王範圖。世之精意。已去。過在一邊。其如此。禮可哉。

不患章講子曰。學求為己而已。無位非所患也。患所以立乎其位者。所以立者。道何。無達而空何。以不變也。而無位較此其外矣。莫已知。非所患也。求為可知者。知而曰可。獨何以無欺名。何以可繼也。而人知較此其源矣。斯為君子之善用患。

補新立。立是立節。立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可知。是為天知。可為人知。可為鬼神知。可為天下萬世。

乃人主為禮處。自有一種謙冲遜抑之真心。能本謙冲遜抑之心。而流貫于制度品式之間。則所以整齊倡率乎臣民者。皆真心所感動。誰不式于禮。而化于讓。故為國何難。不讓則驕心恣行。而國家之制度品式皆非。故曰。如禮何。上句為國處。正從其能為禮處為之。下句不能為禮處。即是不能為國處。要相關講。

不患章

此章言為己之學。有已知。方有位。有可知。則是所以立。惟以所立者為患。故用功以求為可知。求為可知。正所以副其患。所以立之心。要講得融貫。不宜上下作兩項看。無位無名。何以不患。蓋位從德授。名從實起。君子苟盡其在己。則名位自是有的。

知上下段共一事。位必緣人知始有而立之。具則在心。心上自知其可耳。我為有立之具。人自然知而授以位。何患也。惟立乃我所自知的。故須于立處求其到可知耳。

補參乎章全直。但看夫子一呼曾子一唯。兩下應合得。速處又看夫子一出曾子一忠。兩下發映得妙處。可見聖賢之心俱化于一貫中矣。

參乎章講曾子在聖門。且省于忠恕矣。而未聞一也。夫子乃持而覺之曰參乎。吾之道非他。惟是敦化而已。流淵泉而時出一以貫之而已。曾

何消愁他。此乃自信自慰之詞。患所以立。求為可知。全要玩所以字及為字。曰立。謂居官而有所建明也。至曰所以立。見經綸不起于政事。而起于一心。奈何不自凜。曰可知。謂名稱其實也。至曰為可知。見可知者不在人稱我。而在我所以為之。必無歎于獨知。而後無愧于共知也。奈何不自凜。患位固屬私畜。患立猶為位計。惟所以立。便是實用。患知固是徇人。求知為名計。惟求為可知。便是真脩。求可知。要看得明。勿實認。求知看。

參乎章

此章夫子以道之根宗示曾子。吾道二字。勿畧過。見得道不在事。不在物。惟在吾也。得其所為吾。即得其所為道矣。一乃合

子直應之曰唯彼蓋有迥于一之先而通于一之外也

補前直不曰以一貫之而曰一以貫之功在一不在二也

得一則貫矣所貫者無遺物所以貫者無一物得其所一貫則一之名不立亦可也

忠恕章講門人不知于子出而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一貫之道即平日所習聞之

忠恕而已矣迷則尋想皆非悟則指點皆實易于忠恕求之

補新直曾子悟向日忠恕便是今日一貫非借忠恕影一貫也試看一言而終身行絜矩而天下平則忠恕

影一貫字意觀說為妙

一之一非一件之謂貫字不費力既合一則無隔得無隔得便

自貫通只重一不重貫一字就在一字寫出為妙心字理字萬

字俱勿用此句內即含下忠恕意了曾子一聞便見內而一身

外而家國天下只是此真切心無不可通故曰唯此不是悟夫

子之一○子出是出入之常不必添出傳道意何謂也問道最

散殊何如一以貫之乃疑一不疑貫夫子之道道字即吾道

字忠恕只是個真實無間雜之心即吾心至一之本體有此一

點本休真心却將去應事便推無不準夫子之道固如是而已

矣更無他訣也當把忠恕就做一貫看不必添一貫字纏擾只

影一貫字意觀說為妙

影一貫字意觀說為妙

影一貫字意觀說為妙

影一貫字意觀說為妙

影一貫字意觀說為妙

影一貫字意觀說為妙

影一貫字意觀說為妙

影一貫字意觀說為妙

能貴是實。理實事。忠恕正

解一非解。貫既已。一矣安

有不貫。不在一之外也

喻義章。謹子曰。辨罷者辨于

心之所喻。君子其喻于義乎。

義非獨為君子設。而君子亦

義。則神情倍豁。若舍義無以

托其性情者。誠喻之也。小人

其喻于利。利非獨為小人

設。而小人亦利。則聰明倍喪。

若舍利無所托。其身亦若誠

喻之也。蓋獨知之契。不可語

人。而心曲之激。豈分人品。辨

君子小人者。于此較精哉。

補新章。君子之折義也。精尚

義也。重。慕義也。切。安義也。

定。赴義也。敏。故其於義也。

若有洞。現然。故曰喻小人。

喻義章

此章全在喻字上。着神。義利二字。最要看得分明。顯然天理固
義。即跡似私。而心無所為。六義顯然。人欲固利。即跡似公。而心
有所為。亦利。而喻字。各自心術。隱微處言之。不在形迹上看。然
不曰喻義。而曰喻於義。他心中喻處。便是義。若知其為妙。而契
合之。便非喻。小人亦知遠於利。而不覺其趨於利。是之謂喻。不
但是曉得明白。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註訓曉字。便有知覺不
得。喻字之旨。

見賢章

此章論人有着實為己之心。隨在皆可以取益。思字內。自字極

之嗜利也。其計利也急。憂利也專。圖利也周。茲利也捷。故其于利也。若有燭照。然故曰喻。

見賢章。講子曰。人之賢不賢。吾之法戒具焉。然亦顧思省。何如其。如見一賢。即思與之。齊。追尋夫。反異為同之跡。見一不賢。即內自省。惟恐覆轍之。復仍也。則隨所見。皆收其益矣。

補新道以賢為法。亦不濟事。故勉。直要與他齊。無一毫參差。而後已。只是懲創。亦不濟事。須沒閒居。潛伏人。所不知處。省出我。潛滋暗長之微。來此克己之功。不因人起法界。見字說。

重。皆是切己工夫。須是未見時。先有為善去惡的心。方纔因見。而思省。見非日見。乃心見之也。不單就接遇上論。即尚論于。簡編。而見于千古之中。皆是思。若只是以賢為法。亦不濟事。直。要與他齊。無一毫歎欠參差處。故曰齊。此中便有千方百計。竭。吾心力。而後已。省若只是懲創警戒。亦不濟事。須沒閒居。潛伏。人所不知處。省出我。潛滋暗長之微。來。有痛自刻責。不敢自安。之意。俱自己。心上內照。不從人上起法戒。其實省自己之不賢。處正欲以為賢。合思省。而念。搃成一個希賢之心。作文不可把。本文分作兩件。

幾諫章



汗廣尚論者見千古之上也。隨心之所觸即見隨見之所觸即心。

幾諫董講子曰事父母者不可不知諫法惟其幾而已乘其幾激而諫之斯親志易于挽回乎如見志不違不加之以敬而不違其幾諫之初焉甚至怒而勞我而我不怨也敢以不違而激忘親哉幾也補新首幾字全在親志上體

貼不在親過上計校見志不違而又敬不違正是志志上諫正是幾至不怨到底亦是用此幾見志不違見字是心上點照之也此即是審几最微識幾最預防幾最密最嚴最切

此章把敬字作主。幾諫從敬字來。所以下面用個又敬即勞而不怨。是敬天親非可暴過之人。然不得已用諫則又幾諫法。幾諫全在親志上挽回。故遂接個見志字。幾者善惡所由分。即親志之動處。孝子之心渾是一敬。看得他不好念頭。遂委婉規諷。令他感悟。轉移不自知。假如意念堅了。十分挽回不得。不可便聽他做出来。不可另一樣激切直諫。湏是仍舊敬謹小心。而委婉諷諫。不違于初。此何等苦心。何等煩勞。然子職相應如此。安敢疾怨。怨不是怨親。此時若自家懊惱。有毫髮憚勞之心。即是怨。不怨。純是敬。直至父母懜悟。樂從。然後已。必無一諫塞責。不從便休道理。註中俱影用成語。非正訓。不必依。

敬不遠規一。又字則知前
一。諫已敬矣。此敬異且貴

到不怨違則敬之間。德則
敬之反。

父母在童。子曰：人子以父
母之心為心。父母在也。而可
遠遊乎？即不不得已而遊，亦必
所適有方。無方必不敢以遊。
也有方之遊，必不敢以遠也。
總以完其不遠遊之心矣。

補新首。此與性其疾之憂俱
是體親之慈。以成已之孝。

人子及顧此身中。時有
父母在也。即不必父母在
而惟疾防遠之心。當以在
父母者。在吾身可也。

知年章。子曰：人子未易報
者。親人。在不可知者。壽則父

父母在章

此章總。是體親心。以為孝。非是上句謂不遠遊。而以下句為不
得已而遠遊之法也。蓋謂之遠遊。則是茫無方所矣。所以遺親
之憂。惟以方為遊。則其遊不遠。跡雖遊而神未遊。方非遠。則心
益不遠。故遊必有方正。不遠遊也。上下二句。是一直非一轉。不
重親之念。我重我之愛親說。

知年章

此章欲人子及時奉養意。重一知字。下二句。俱根知字來。知字
非徒知年之多少。乃時之思念于胸中也。不可不三字。要參透
愛親無時不切。於中何待年上。但這等念頭。於老壽時尤而激

母之學其可不知乎誠知之
一則以喜其壽之已臻一
則以懼其衰之將至蓋喜
懼兩持而喜率不勝懼必毋
之年而不可以不知我

補新道此是常情實是至情
昔日何以相催今日何以
相聚昨日何以相視
景逼前而神魂發絕

古者童講子曰吾居今而想
古者之言矣古之人非不能
駢辨論也乃們舌自嚴三緘
猶懼常若不出諸口者此其
心果何心哉耻躬之所行不
適口之所言也吾因古風而
汗無深慨乎今日哉

補新道此躬為千古難竟之
局此耻為一生莫釋之憤

切故不可不記念于胸中喜懼二句須串講重懼造喜是喜其
康寧而乘時以致孝者不容已懼是懼其衰疾而先時以致孝
者不敢後若云懼來日無多大非孝子所忍言須發註愛日之
誠句透絕見得不可不知

古者章

此章不主謹言說不得以和字不逮看作謹言之由須一直接下
古人之言不輕易發者只取此躬之肩任處不逮無暇及言
也蓋天下道德功業何事不在此躬擔當此躬攷一矻一何特
可憐了結故此躬為千古難竟之局此耻為一生莫釋之憤力
在躬上做不在言上做心在躬之耻上用不在言之出上用即

躬果與矣。言遂可出乎。女徒尚言矣。躬將安逮乎。此

言人終日兢兢處。只在此躬。又云。耻不逮者。不逮于躬。非不逮于言也。

以約章。講子曰。失莫失于後。放若以畜精守神。欽然收約。而失之者。亦鮮矣。蓋以沉潛入者。必不以恣肆出于舉動。拙者。于檢點。周人慎無以聰明才辨為可任哉。

補新旨。以字有。力。謂淵微之地。不。馳。想。而。以。精。收。應。感。之。交。不。以。勢。出。而。以。獨。持。以。此。而。求。其。一。念。即。以。此。而。察。其。萬。念。故。鮮。失。微。訥。章。講。子。曰。言。行。者。君。子。之。樞。也。而。以。一。款。辭。其。輕。

躬字句。不得添行字。逮字下。不必添言字。六不可先講躬之不逮。倒補恥字。若倒補恥字。是躬既不逮。然後恥之矣。

以約章

此章是以慎行示天下。約作心之收欽。謹懼者。以此點心運用出來。則凡弛張曲折。皆是真精神所管攝者。更復何失之有。鮮失即在約中。不更落一層。

欲訥章

此章當串說。歸重敏行上。訥有收欽。得密意。敏有乾健不息意。講敏訥處。須於欲字上討精神。蓋此心常存而不放。自然言不敢。蓋而行不敢。懈矣。不是一心訥言。又一心敏行。言處不輕行。

重出乃君子之心則欲訥于
言而敏于行以訥鼓敏以敏
藏訥直至才獨而不可羅
而服易其言也哉此所以為
慤心之君子也

補新古看一欲字先以心操
言行靜躁之防以心司言
行闔闢之開以心定言行
多寡之數以心制言行先
後之宜此不是論工夫乃是
論主意

德不孤重子曰吾之棄德
者輒以我自諉矣不知德有
獨得之真亦為同得之契合
智愚賢否無不神相乎而行
相侶也不孤而有隣可必矣
寧待同調于千里俟知于百
世哉

處自然果決並非兩項而字宜玩

德不孤章

此章通主德言不重人應上德字須另斷不孤必有隣一直說
下德者于吾心為本然于人心為同然吾苟有是德必有意氣
相孚契然行高寡和志不諧時自然豪傑湊豪傑一德聯一
心迹雖異而神自交勢雖睽而機自全神氣脉理到處流貫不
必說到同堂共室方是隣方是不孤

事君章

此章是要事君交友者積忠忱以動之不可徒尚言也切要每
出本文二斯字言人臣毋輒謂君之辱諫臣而遂結舌也惟事

補新旨此鄰不必拘、與同等的人亦不必拘、自遠末或舉世無奇而于古可、以意交或避世不知而百世且聞風而興皆是吾鄰、事君章遊于游曰事君處友、何嘗以言為諱然而有枕焉、不乘其枕而至于事君數乎、君不諫其忠而以為勉已之、過斯辱矣、辱則何貴于諫君、朋友數乎、友且不原其真而、以為補已之暇斯疏矣、疏則、何貴于諍友、善進言者、信而、後諫忠告而善道之則幾知、補新旨至于數則彼已之間、無一毫餘味徑踏逼索已、身且無粘脚處安能使人、回轉其勢不得不至誦辱

若而數斯辱矣交友毋輒謂友之疏斥忠言而遂緘嘿也惟朋
友而數斯疏矣使吾有忠忱以感動之而不失之於數則若何
嘗不可泛容而陳友何嘗不可規諷而入此是暢人求所以善
挽若友之道非徒教以不合則去之義作文洎于數字著精神

公治章

此章見聖人擇配總以素行取之不是非其罪免刑戮可以保
身保家而妻之也可妻句重就素行說縲綬句輕陷于縲綬是
刑戮之未能免處然却非其罪論士者只論是非之實不論榮
辱之迹此長之可原也若南容尤素持謹慎之心者其見用于
治朝固可以必其為有用之士即無道之刑法無常必無浮而

公以子謂公治長制行之賢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自不害其為賢耳。于是以其子妻之，子又謂南容之行和，迥則見用而不廢，抑無道亦可免于刑，保其資如此。于是以其兄之子妻之。夫婚媾之道，亦聖人所親，然不妨縲絏之中，第取刑于之善，其超出俗情遠矣。

西門南垂卷曰言永

罪及彼也。一是掛吏議，不掛清議。一是無滂行，并無滂名。一是跡染而表白，一是世亂而身治。總見素行之善處，故夫子以子妻長，以兄子妻容。

子賤章

此章專重子賤能取君子而慕多君子，意却輕。君子不可講得大高，只言涵養造詣，超出流俗之外，成就個人品，無愧於君子之名。然不是空替之，就要見其能取諸人以為善也。下二句特反言以明之耳。但近菽都大發子賤尊賢取友以成其德，將下二句作反意足在後。看來只缺順魯無君子斯為取斯口氣。用反言寓意，他能尊賢取友，却不實說他，能尊賢取友，意味更

上論三

子賤章。遊子謂子賤其造詣
君子執若人若人豈天縱者
乎抑豈獨詣者乎蓋毓秀各
邦收薰德而善良斯何幸而
生于魯也有可取也斯何賢
而不虛生于魯也能為取也
使象無君子者斯人亦何所
取以成斯德乎吾不多斯之
進于若人而多斯之知人能
下也。

補新直子賤能取賢是正
意多賢是供子賤之取是
副意若只歸功于魯非夫
子所謂意取是心上把取
其精華必有自為君子之
意方能取必有不自以為
君子之志方能取。

瑚璉章。搢子貢自質于夫子

深遠。

附攷子賤宰單父事者三人
所友者十一人
皆教子賤以治人之道鳴琴而治民不容欺此亦尊賢取友
之一証。

瑚璉章

此章就用世之才言是與之詞不可以不器二字形子貢之
短何如主人品造請言曰女器取其材之可用且虛融說若說
太好便不宜又有何器之問何器是挾其實不必着貴賤美惡
等字瑚璉只在有用中抽出言之見得子貢之器殆濟然列
於清廟明堂而為貴重華美之器矣器與瑚璉俱是借字形容

曰器之品何如子曰女器也
蓋明以有用之才許之矣子
貢曰器有不同賜果何器也
曰女之器瑚璉也夏禹商湯
之法物人工天巧之並立也
可以凡器等之哉辨子貢之
器而聖人達材之教微矣

補新章瑚璉句不是取子貢

有華美光彩之才可以濟
邦國之用蓋才美之淺鮮
不如德器之淵渥故夫子
不許簠簋而許瑚璉蓋有
意誠欲使之收斂才華涵
養德器庶幾有質實之間
然此正是磨礱砥礪子貢
處進之使化意

補不佞章全看玩夫子所言

兩箇烏用佞通章語意皆

勿作辟喻註貴重字泛宗廟生華美字泛飾玉生當云器之華
美而可為貴重之用不可并提作文只虛就子貢材上形容
影器字瑚璉字便是不必點子貢實事

不佞章

此章夫子許雍之不佞以示正人心維世道之意通章只重佞
字不以仁與佞並重或人所謂仁只淺講舊說以厚重貼仁
簡嘿貼不佞看來厚重簡嘿俱朱子語不必入但可暗會或人
口氣如云雅度有餘才辯不足端凝可尚拙幼未融美其仁意
輕惜其不佞意重故下夫子亦只就佞上曉之○烏用佞泛說
末司方指仲子烏用字須認明當時皆用佞故曰烏用禦雖訓

是斥佞之意。只不知其仁一句。點到仲弓身上。可見此節是聖人惡佞意。非徒為仲弓辭也。

不佞童講。當春秋時。在風咸。趨于佞。故或人之論。雍曰。雍也。仁而不佞。何應。冉之才。短也。夫子斥之曰。焉用佞為哉。吾觀佞人之應答人者。不外內蓄之心。但外資于口才。辨給祇屢增惡于人耳。故以雍為仁乎。吾則不知。若佞則焉所用之耶。

補新直仁與佞相反。全在口給二字上。佞而徒取給于口。則本心之德盡亡矣。屢憎於人不重。只要抹倒佞人心事。使知本欲取媚而

應答然要得禦字趣味。蓋禦如禦敵。謂以言語與人相抵敵。口

給二字極重。口對心說。是言不根于心。只泛口中備辦。屢每也。

每招尤取咎。不但正人惡之。然折人以言。口可屈而心不服。

雖眾人亦惡之。故曰屢憎於人。此與仁者收欽心源而不外浮。

正相反。不知其仁。指雍言。此仁字。作心之德看。心德在中。天理

存亡。未易窺測。故曰不知。此句輕特。帶言之。而不佞乃所以為

賢意。補在此句下。引起下句。然作文更貴緊捷。仁是此心本體。

佞則壞了心體。雍之不佞。正是他極好處。將焉用佞哉。焉用佞。

就把屢憎意來發揮。不必別生話說。

添雕開章

不以見情令人快然內悔耳。不知其仁者言自喪其心之理而不知也。所謂安則不仁是也。非不知仲弓之仁之說。

漆雕章謹子使漆雕開仕。開恍然自疑曰。仕必有所快。以斯便斯也。吾於斯也。深覺恍惚之難。憑凌憂中疑之未釋。未敢言仕矣。夫不以可仕自足。而以能信自期。其誠心大非人所及者。故夫子說之。說之。心又進于使之。心矣。

補新直儒者不可無自信工夫。不可有自以為信念。願夫子曰。我未能。又曰。夜也。能開正此。乘相合。蓋一念之虛。泥于志。聖脈也。充。

此章重見性之學。說斯字要認。指性天之理。不指仕之理。若粘

任字說便滯。蓋夫子本欲使開用世。開却反本還元。觀見自家

本來面目。言戒性分中這個道理。尚信不過。自治不暇。何暇治

人。此其見解何等超豁。志趣何等高遠。工夫何等切實。故夫子

悅之。悅字只就上句意講。非悅其他日之有成。亦非悅其篤志。

此與吾與點也意同。吾斯未信。吾字有味。人信我。不如我自

信。信字要講得細。乃是真悟意。倘稍有執着。稍有推測。便非信

信入。是非可否說甚差。然不曰不能信。而曰未能信。見他不是

全。未信的人。正是他欲然不自足之意。若認漆雕開做真有

未能處。則夫子之悅之也。淺而初意之使之也。誤矣。看來斯字。

舜之教脩猶病文王之望

道未見正是此意若說開

去有未能則夫子使之豈

爭在其才之可仕哉

道不行章滯子曰道不行矣

洵者其不返矣吾將乘桴

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蓋憫

世之深而始與由商度之耳

乃子路聞之而喜雖知浮海

之嘆為憤世之盡談而猶幸

轍環之悲可絕情于長注夫

子晚之曰由也不避浮海之

從憐慨果決其好勇誠過我

惜其無所取于裁度也然一

裁之真是天下可忘我而我

大不可忘天下者由何未之

新直夫子見天下盡海也

勿指理指心只字了描寫為妙

道不行章

此章全要重道不行三字夫子一生只是要行道浮海之嘆傷

其不行者正以望當世之行也其云子路從我分明是喚醒子

路將使由思之海不可浮也則中原必不可棄意子路一心只

顧夫子卷而懷之故子公山之召則阻其行于南子之見則不

悅一聞夫子之浮海適合素志所以便喜却不付思到聖人易

天下大義是一時勇退之思太過了裁於義者必不爾也故曰

好勇過裁無所取材勇乃勇退之勇只說由好勇而過裁了字

不必着力材是裁度事理君子決不可忘天下此乃事理也裁

人出盡淨也不忍睹此紛
紜景象而思烟霞漂渺之
外別有天地此心最可念
人想不盡夫子論行藏獨
與回而不與由正瑯其臨
事無謀未足與淡永世之
統謂道之窮于世者所係
小至黨小子不知所以茲
財所係下道大

補孟武伯章全尚稱三子之
才各因武伯章其有用久
之柄故正宜隨才器度何
以舍由求亦可知而索其
不可知分明是動武伯以
器使之意

孟武伯章謂孟武伯問子路
仁乎夫子以仁道至大未易
輕許故答之曰不知也武伯

者裁此而已若說戒語本非實然而由誤以為實只是不諒聖
心不是不度事理

孟武伯章

此章重仁上說不可以才與仁并提武伯三問皆在于仁而夫
子三答皆在于才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故講三子才處俱要

粘仁字觀貼講不知其仁處俱各根本節才來說方闕切三使
字不可畧○問仁者因其才之可見而疑其仁也不知者難其
辭只將仁蘊于心而難窺察註勿用○千乘是大國治賦兼時

其間練使士皆果銳作其忠義使士皆豫附之意剛勇足以振
三軍而未必能克一念之欲故由曰不知○千室以民之多言

又問蓋欲探其仁之淺深耳
子曰由好勇人也以千乘之
大國使由為之治其具食之
賦則生聚有方訓練有術國
可不孱弱矣不知其仁也又
問求也何如子曰求多藝人
也倘千室而為家臣之邑百
乘而為大夫之宗可使為之
治也使家之宰也不知其仁
也又問赤也何如子曰赤習
禮樂人也使當東帶立朝之
時而使之與賓客言則辭遜
而不屈道為而不充真可使
矣不知其仁也蓋治世之才
易見治心之學難言夫子許
其才未許其仁而三子之案
定矣

百乘以事之煩言千室之邑有邑長百乘之家有家臣俱謂之
宰邑宰主治民如可使足民之類家宰主治事如求也藝之類
才藝足以理一時之煩劇而未必理眾欲之紛紜故求曰不知
一說為宰兼理煩治劇使才無不足改無不舉勿分邑長治人
家臣治事是○東帶立朝是為官常度諸侯相朝為賓大夫
東聘為客未非言語之科但優於禮樂願為小相故可使與賓
客言要根禮樂上會意華國之文章足以輝藻一時之聽聞而
純潔之天真未必獨完無蔽之本體故赤曰不知言外有用才
者當器使三子而三子不可以才自足更當求進于仁意作文
若能于此處體會則起繳語自有意致

補新直武伯止問三子之仁

仁為夫子及各舉其才以告蓋此正是夫子仁天下慶蓋世間必待仁人而用之寧有幾人究竟整頓不采了惟隨人所長使之濟世湊合將未便庶績咸熙而仁覆天下矣

孰愈章謹聖門如子貢其穎悟並于顏子者夫子欲勸其進而獨惜其途徑之差故謂之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照自察耳子貢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終始融矣賜也聞一以知二彼此滯矣賜敢望回也夫不以所聞論優劣而以所知較淺深賜亦頓悟後推則者之非而反之內矣故夫子與之

孰愈章

此章夫子以心學覺子貢回是天然自然之知賜是多學而識不免在聞見上着力孰愈之間是把回去激勵他提醒他不是尋常話問口氣子貢乃自知推測之知不如性天之知便是他進德性的大機括所以可與○何敢望回是他真心實意認定不如回有這點意念便有奮發鼓動處聞一二句不可平湏串下相形一十二不在數目上看只借十字以形其一微無不微之妙借二字以形其拘泥對待之心以知十不落兩層十在一中一聞就玲瓏徹透到底以字不可作工夫下面以知二就便有段揣摩許多苦楚的景象做出來故曰何敢望○弗如也

曰女自謂弗如回信弗如回也吾正與女自謂弗如回也今而後進而如回可矣

補新直回曷自見有十若自見為十則非回矣賜之學已成贅矣而猶自歎于二將益求及乎不知惟如愚斯不愚愈及識則愈塞其識故夫子非與其弗如

之知與其轉此心以求如若致于知上求如何時如畫寢即語幸予畫寢夫子責之曰天地間推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予豈自甘至是哉於予又何責焉

補新直聖人說朽木二句蓋有味宰予筆有餘而實了之如朽木如雕飾糞土加

言以推測之知較德性之知女果弗如回此順他口吻來言然真知聞見之知不如德性之知便思求通于德性便是他如回處吾之與女正在此弗如之言此全是激勵振作之詞註自知自屈一意不必用

畫寢章

此章首句為一章張本註志昏氣惰正貼此句造化動于晝而靜于夜當晝而寐動機息矣子謂宰予自棄最可惜天地間除是朽木方不可雕除是糞土之墻方不可朽宰予未便是朽木糞土何乃自棄至此不足責矣此是夫子喚醒他語非實以予來○次節是夫子自謂非慨人二人字俱暗指宰予

括應。下文行不副言正

始吾節謹夫子又因是而嘆曰始吾于人也聽其言為是即信其行亦如是與在共坦商焉可矣今吾于人也則不然聽其言矣亦必復觀其行即與在精覈焉可矣夫今始既不多時信觀何以頓異亦懲于予而改是也予其可不自改乎

補新克夫子是自謂非慨人始何嘗受人欺今亦未盡疑人特抑揚其詞以信予耳已說于予與何誅更復奚言也故又以子曰二字與之所云改聽信為聽觀正從言行之間誅之也

始今非兩時猶云吾原是如此而今不爾也一申說口氣言吾

始之於人也曾以重行之志諒天下不虞其為欺若吾今於人則覺始之受欺矣必為聽而觀之也此非薄待斯人也亦非吾變初心也蓋於予而改之耳予奈何自處于不足信而今我疑也予奈何不能以一言示重于我而煩我觀也只重整宰予意而牽連當今之世為是若謂予言不逮行而恐天下多如予則是緊責乎天下而反放寬了宰予非聖人之旨是字指聽言信行之失

見剛章

此章須重整未見剛句慾焉得剛則因或人舉申張及之耳剛

見剛董謹子曰千古道脉惟剛德可以主持之深有意乎其入而未之見也或對曰申張可以當之乎子曰論剛者不在氣之振不振而在心之淨不淨若振也慾矣慾則自反多情已陰蝕其獨伸之體

之私焉得為剛哉此吾所為嘆未見也

補新旨此處須看欺世之英雄與澄心之聖賢所迥別處事功節義泛意氣而出者剛則不剛矜伏龍潛怯

心性而定者不剛而剛

我不欲章講子貢曰人與我共此欲耳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以是而加諸

主心體說與自強不息一例看若把負荷直前貼說便似勇了然未見剛只好体此意渾融說而以慨嘆意發明剛者地位難得不可顯然說破或人乃以申張為對夫子曰剛是常伸之體人惟心體上無慾方能不忤獨往獨來浩然天地之間只說慾便不剛了不必說發出來牽係阻縮乃為非剛慾不可作嗜欲同在理上做緣着意便是慾夫子只就張心中粘帶隱微處勘破焉得二字你不是看不可作不能看

我不欲章

此章重欲無二字只体白文講去不必粘出仁恕字面不欲無加是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絕不見人已了學問到此是心體完

人謂其難如斯而已矣。夫子恐其視之太易也，曰：賜也，非爾而得，而遽及也。賜試喪所及者，何在？非所及者，何在？則而致之，則及矣。

補新言：無欲加人，而先說我。不欲人加我，是未。能忘前之所加。安能善後之。所必心体渾忘，不見人加我之形。始妙無加人之欲。夫子止於此，決其未及處，全在一無上着神。

受章章講于貢曰：賜也，而後知夫子之道矣。見為不可泯，而當而心燥，然見為可泯，而皆適又淵，然吾之日與夫子遇者，夫子之文章，即兄為議論著述，可得而聞也。若夫子

全。豈容輕易。故以為非子貢所及。講上二句。要得自然。模樣講。下一句。之。只就上欲無加人意。闡其不可易。能而以子貢未及意。輕點一二語。總是夫子渾融口氣。

文章章

此章是即文章之易聞形。出性天之難聞。要得上下相形。語意。着子實說下。便不得解。大意謂夫子之文章。何嘗不可聞。只就文章中。体貼出性天之妙。則非心領神會者。不與焉。是何性天之難聞。一至此哉。講由要象子貢悟後。聲口方妙。○文章。只空說威儀文詞。不必用性出于天性。天原非二道。故着與字。是合一意。文章性天。亦非二件。文章即性天之流露處。性天即文章。

之言性也。天道是乃天人合一之蘊。就言索之。若已著為文章。至深聆而梳絨。又莫測。豈豈可得而聞哉。信乎可聞。非淺不聞。非深持言化而聞。不化故有聞焉。不聞耳。妙。氣夫子之道。賜何幸與于斯耶。

補新章。文章本是有言的。反不用言字。性也。天道本是无言的。及用一言字。此中似有人意在。可聞不可聞。即此中思之以聞性道之。聞聞文章則可以聞文章。之聞聞性道則不可。有聞言講記者。謂于路勇于行者也。欲摹其無聞而無不示之心。未之能行。惟恐更。

所以然之妙。但悟者無非性道。不悟者只見以為文章。聖人無行不與。在人自認取耳。二聞字。非耳聞。乃領畧契悟之意。可聞不可聞。都從學者看。

有聞章

此章總是形容子路急行之心。一氣講下。未之能行。不是時勢所妨。只是方聞了。未到那行時節。而子路之心已恐其有聞矣。恐字在汲汲不敢少停處。見是形容他心裏急的光景。恐字最重。一說未之能行。在心上見。言子路一念果行之心。常若行之未能。而有後聞之恐。亦可從。

文子章

有聞而不及行之也推是心也。又安有不行之聞哉。

補新道如是而文肯宿諾哉則于號之所。以進善無能若以此恐心也如是而又肯稟命耶則于號之所。以過于無人者亦以此恐心也。

文子章講衛大夫孔文子素行多疵而以文謚子貢較而問之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其為人也有性敏捷而能好學不耻以己之貴而能下問于人其章求可見者如此是以謂之文也而他又何論焉。

補新道鈔者多自滿而不學。多輕人不問况好與下乎然好

留南唐書卷四書求

此章表大夫之所以文以見謚法之公。文子素行多所。上貢之

問深有不足之意。敏而不自。一直看當以敏字為主。把不恥下

問合在好學上說。蓋學問非之事。問之所以資其學也。好與不

恥非兩心。不恥于問。正其好學之心也。講學問要切。大夫身上

勿太好。好文乃文雅之意。若挾其資望不親學問。便是俗吏。便非

雅道。故文字只根學問上寫出。不必牽合謚法。是以上字要別

子產章

此章以君子二字作主句。要點君子之道意。恭敬惠義。俱是

本之心。而達之章者。恭是謙遜。在推賢讓能。不矜不伐。上說敬

是謹恪。在捍難抗。即宣力効勞。上說惠是庇民生聚。即其嘯疲

上命三卷

不耻其不自敏之心也
乃欲以其所問裨其所學
故以其好心忘其耻心此
所以問日久而學日富敏
不自敏者益敏得以謂
文者以此

子產章講天子謂子產鄭之
民也敬執國政而不盈其事
已也恭執國政而不盈其事
上也敬相兩君而不迫其養
民也惠而罷困息肩其使民
也義而隄防得法若子產直
君子哉而鄭國賴之矣
補新章事上不敬則行已之
恭為虛文使民不義則養
民之惠為姑息然必行已
恭則事上之敬非宏悅必
養民惠則使民之義非粘

也註訓愛利愛民在心利民在事樞在寬一邊使民非役使乃
制之馭之、意當時鄭國風俗奢僭設立法度紀綱以防其奢
革其僭便是義却屬嚴一邊四段都要切在子產身相鄭國時
言只作稱美勿富不足之意善稱子羽爵遜子皮恭也始事簡
公繼事定公敬也鄭民疲命於晉楚之供則心易離故以惠養
之殖田疇教子弟興離嗣之敬者此也公族僭踰于繩檢之外
則防易潰故以義使之辨章服鑄刑書來與人之謗者此也但
此實事雖不必用須從事實上模擬講語纔親切○註有章是
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有服是公卿大夫服不相踰
封洫是田邑有封疆淵洫之法廬舍也九夫為井廬井有伍伍

原不曰持已而曰行已則知其自已之友人上言也。不曰御民而曰使民則知御駕之中有所以使之者在也。

善交章講子曰齊大夫晏平仲者其善與人交乎蓋投分結契不在貌與而在心聯平仲久與處而敬不衷交道寡若平仲者當乎古人中求之矣

補新旨善交久而敬之。只一指點他善處善字却說不盡也。乃萬世此人文之要法也。只敬了便諸器不投歸熱不作朋友疑間之端。雖云獎札甚多認自不敬。生來曰久亦甚有炎涼迂

是相保之法

善交章

此章舉平仲以維友道之衷。善交向虛。久敬正善交處。敬字重看。惟其敬所以能久。敬而久。只是一點實意。始終不衷。故其交固結而不散。若虛文纏禮。始有綢繆之意。終成嫌隙之萌。何由交而能久。須要着平仲不驕不狹。方是大夫之交友。

附攷平仲友魯處士蘇晉。齊大夫吳瀚。至老不衰。夫子與處者六八年。

居蔡章

此章不智。只在藏龜上見。山節藻梲。帶言刺山。所以象龜之靜。

換之意在內

居祭章講子曰禮大夫家不

藏龜滅文仲乃為室以居蔡

非其分矣又且刺山於節盡

藻子枕蓋雕飾之工為誦讀

之舉夫不聽于人而聽于神

文仲何如其知也

補新直以國之休咎聽之乎

神此心之神安在。以是稱

智視之不事龜筮而明覺

自然者何如。不說焉得智

何如其智。沒人之素稱他

處曰微言之

補令尹章全直二人於大義

處多不明子文當楚子僭

王得夏之時當為遠引之

清而不當為忠文子當齊

君見弑之時當為定難之

畫藻所以象龜之紫龜知未來吉凶故居之為趨避計大夫持

身謀國不能自決行止乃聽于冥冥之龜便于幽明之際有未

了然故曰何如其智是對當時人說言何如而謂之智只好說

何如其智不可說不智註不務民義不必言亦不必云誦讀鬼

神只就信神上說他不知○一說國有守龜為諸侯決策大夫

家不寶龜此朝廷名分綱紀所係仲只為一避禍趨福之故遂

事龜之崇重至此是豈知理明分者之所為不智連暗名分與

繳福澤俱在內按仲左曰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會廢

六閔妾織蒲此之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此之不智也

令尹章

忠而不當為清。夫子所不許其仁者，意當涵此，但未

露

季文節講子張問曰：楚有令

尹子文者，其仕而為令尹者

三，而無喜色；其已而不為令

尹者三，而無愠色。至于舊令

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其體

國忘家，若此何如？子曰：夫子

不以一身榮辱經懷，而以國

事得失置慮，可謂忠矣。子張

意忠不足，以盡之。復曰：有人

若此，不得為仁乎？子曰：忠則

可知，而其純心與否，未可知

也。為得處以仁許之。

補新章末知二字，其心上說。夫子愛少誣黃色之無喜愠，安知不喜愠于心政之

此章子張論仁以跡。夫子論仁以心，純理而無私心，則忠清便

是仁。不然只是忠清而已。子張問二人，實是奇他。一層高一層。

所以認定為仁人。夫子未許其仁，皆歸重無私心。○文子子文

之行，須要講得懇到。如仕不喜，猶曰人情尚可制。至于三已

誰能不愠，而彼畧不介懷，且無愠，猶是處已能平心耳。而處人

誰不有忌心，彼且以舊政告新令尹，是子文之一層高一層處。

故子張仁之，其初問何如，便有陰許其仁之意。夫子始就他行

事許其忠，但忠字只就註知有國，不知有身。句蕪揮若物，我無

間句，則涉仁上去了。不可用子張擬其仁，特在難能上蕪，未知

為得仁，猶云未知其心何如。為得處以仁許之，未知應仁字而

如政為借玉猶夏之事則
仁人之所必誅也。

崔子節謹子張又問崔子純
其君莊公時陳文子不忍置
身于亂朝有馬十乘棄其富
而違之至于他邦則曰猶吾
國之大夫崔子也違之。一
邦則又曰猶吾國之大夫崔
子也違之。其再三避亂若此
何如子曰文子潔其身不顧
其利可謂清矣子張意清不
足以盡之復曰有人若此可
不謂仁乎子曰清則可知而
其純心與否未可知焉得遠
以仁許之觀夫子不許子
之仁則信乎仁人之難也
補刺直棄十乘安知果不愛

為得仁又須自忠字下來言忠者為得即仁方不太賤于文。
人有一毫係累便脫洒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
然人情猶或能矯至於之他邦誰不苟安而彼令不就亂且再
遷然猶是繫身于暫時耳而屢遷誰不厭其煩彼又且不然是
文子之一層高一層處子張以脫然風塵之表必純然天理之
中故疑其仁夫子特許其清謂其去亂之決不以富貴說身不
以屢遷變節也然或者多是矯詭之行以立異而非出于純心
為得遠以仁許之猶吾大夫不措弑君之事但猶然有無君之
心前一違之是指富厚而不辭後兩違之是值屢遷而不悔。
一說未知二字有味大凡有高世之行者其中多有不可知仁

之心違他邦安知果不違
之心如去為怵利害不能
控大邦以討賊則仁人之
所不忍也須會此意夫子
只說未知二字何等渾融
而學者添出未知其心等
意則是已悉知之矣只宜
云未知其為何忠也焉得
以其忠而仁之未知其為
何清也焉得以其清而仁
之曰未知文曰焉得此雖
非直斥之詞然亦不可看
作疑詞何使子文不憚王
猶夏文子終身不返可謂
仁乎亦仍是未知若果得
理之正而出諸心之安雖
有愷有樂不去父母之邦
亦何妨其實心為仁此見

者心事正大光明未嘗不為高行亦未嘗必為高行一味過人
之事安得遽信其仁不可說忠清不是仁連他忠清之心未可
知耳若微比之忠夷齊之清心事如青天人知之所以為仁
圈外註言子文之相楚兩謀者一段最當玩味一則知有楚而
不知有周一則知有身而不知有君便是不仁了蓋責以春秋
尊王討賊之義尚不得為忠清况曰仁

附考崔杼之妻棠姜美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
人崔子怒因侍人賈舉以問公公從姜氏姜入于室公拊楹
而歌之崔杼帥其黨而攻公公登臺而請不許自刃于廟不
許莊公走出踰于外牆射中其股遂弑之

人臣狗國。夙夜在公。易精。白一心難。不受物垢易。不

受心垢難。

季文子章講魯之先大夫季

文子者。每事必三思而後行。

夫子聞往車而論之曰。再斯

可矣。益通啟者。思啟惑者。亦

思誠至于再。而理已得矣。不

然。執狐疑之意。未有不坐失

事。恍者可乎哉。

補新旨。玩再思可矣。句說得

甚活。非謂一思之已得者。

文必要之于再也。亦非謂

再思未得者。即止而不思

也。若如周公之思。善即百

計可也。若如中庸之思。誠

即十慮可也。再云乎哉。三

云乎哉。人心之精神。一思

文子章

此章是夫子裁文子以斷。以為作事之準。三思不是思之遍。乃是思已審。而又展轉反覆思之也。再字要認得明。只是事到面前。仔細尋思。而見得此理。方是一思。再則從所見之理。又平心酌量。務期到確然不易處。便是。可不是事皆可行。只在思上說。言思至此。從違可否。皆有定則。而不差。註中已審。正貼可字。文子相宣成。聯齊晉。所思之事。必舉國事上說。

武子章

此章專重愚一邊。是以有道之知。形出無道之愚。以智之可及。形出愚之不可及。智愚以形迹言。可及不可及。以事功言。邦字

則靈發開再思則神情定
三思則疑惑空

武子章講子曰衛大夫甯武子者處邦有道無彙之時則隨時建明而知處邦無道危難之時則盡心冒險而愚也之論武子者莫不高其知而呼其愚矣自我視之時平以靖其為有知其知也為人之所能為可得而及也其愚也盡不可逃之義彈吾可竭之力非精誠一念可貫金石則不敏愚非才智兩合可擔乾坤則不能愚又豈必保身濟君而後見其愚之不可及耶信乎武子非智于前而愚于後也智固所以藏其愚正所以善其智也武子之臣節足

實指衛邦勿泛有道只是內變不生外患不作勿說太深無道是晉文外構元咥內爭有道則智者謂可以展布之時武子則以智巧出來運用明以有以自見故曰智非無事可見及行所無事之謂無道則愚者謂時不可以明白自建武子則嘿地周旋暗用許多的機謀而不顯其迹若無智巧之可言故曰愚非不知避禍之謂夫智于有道明目張膽知無不為言無不盡凡見理明者皆能之故可及若愚于無道倘其精誠未極力量不大彼時外搶攘而上下危疑可以把持得定而一不為所捏抗試于此想其用心何等苦設慮何等深正是他大巧若拙大慧若愚處故曰不可及濟國事尚落一層而保身二字尤不

嘉也

補新直九豪杰擔當大事須用愚小。巧俱不濟事。愚者知智無智也。蔽巧于拙。養辦于訥。此處亂世之寶也。而關係于亂世亦甚大。智者明用其知也。愚者晦用其智也。明以成天下事。易暗以成天下事。難成事于無事之日。固難成事于有事之日。亦難。故曰不可及也。

歸與章講子在陳曰吾轍跡

幾遍天下。益深異遭逢之偶也。今則已矣。吾其歸與。吾其歸與。吾黨之小子有狂簡者。得簡上之志。方且規聖賢而略世故。交然成就狂者之

必說全要想。這個愚。關係甚大。決不可少的意思。

附考。晉文公出亡時。不理于衛。故渡國首誅不尊王者。以衛為始。故成公為晉所執。令元咺輔其弟升武以守國。或誑成公曰。元咺棄主而立其弟。據國矣。時元咺之子角送公殺之。及成公歸。未至門。戮其弟叔武。故元咺訟之於晉。晉人歸于京師。寘于深室。命醫衍醢之。武子納饋于索。以進。貨賢令薄其醢。成公得不死。及事卒。盟國人於宛。濮國之反側者始安。

歸與章

此章只重思小子。不重道不行上。講內要模寫其欲歸而裁之意。思使躍然生色。乃佳。狂簡二字。勿分狂則必簡。止是任之。

童第不知所以裁之而造于精實之地耳吾寧無意下若

人裁歸與歸與吾計決矣補新直成章則可裁也章成

于簡則不知所以裁也玩所以二字則知裁必有裁

之道不知所以裁之當自夫子思歸之意言謂吾党

之小子狂簡可現如此而吾乃不知所以裁之也乎

如此則於裁之字有着

不念章講子曰伯夷叔齊古

所稱惡之嚴者然惡其惡非惡其人使其人能改而自

新亨齊已渙然冰釋不念其舊惡矣其無成心如此人方

且不憤于見擯而樂於見收

好處謂志大而脫畧細故也成章直就狂簡上看。出惟狂士之

簡也。則淡于俗情正其濃于道趣于世事上疏漏于本性上完

成。但見任地性質自是光明俊偉。成得個片段。但高曠處多實

在。在體貼工夫。少章則可裁也。而簡之章則不知所以裁也。不知

裁。亦即在成章內言。非是而轉語。此正簡之所以為狂也。未補

歸而裁之意。方足

不念章

此章主夷齊與天下共維新上說。不是以量服人全要于不念

二字上着精神。不念不是不記念。有化而忘焉之意。惡是正

意思。若加一分念頭。便是有心以絕人處。誰不然之夷齊原只

也怨不是用希乎

補新書看一念字夷齊無念

因人之惡以有念故人之

惡念化而二人惡之念

亦與之俱化彼其惡之處

全與作惡之心故人諒之

不怨別人之清只是欲清

一已夷齊之清乃是欲清

天下天下清則已心亦覺

其清已心清天下益以共

忘于清

微生章講子曰微生高在所

稱為直者自今視之孰謂微

生高也或乞醢焉乃乞諸其

鄰而與之其乞也不以自與

而以與人其與也取諸人而

不取諸已雖其心不欲虛人

之求而紆迴宛轉之狀揆之

惡其惡不曾惡其人人之惡改自我之惡消我之惡消自人之

怨希字作無字看就一人身上說非言人之怨他者少也

微生高章

此章是夫子維直道不是譏議微生直即人生之直更下居于

人已間加一轉念稍有計較作為便不是直使高而誠直則施

予之際有者應之以有無者應之以無豈待轉念而與者乃或

人乞醢彼乞隣而與因人之乞為乞假人之與若與許多遷就

回護便不直了不必說到掠美市息上

足恭章

此章最重一恥字當時滿于世風皆指此之等人為厚道故特

順應之常亦拂甚矣尚安得為直哉

補新旨直者率其本心明白

可與天下共知高此事前不可與求者知後不可與

拙者知事雖小而心之使屈處冥冥下章所措二段

皆是心之不可與人知者較微生高尤甚也

足恭章謹子曰人心惟有此自不忤心亦不失已有心交

安有面明有知巧言令色而且足恭者假一生之精神供

他人之顰笑媚人也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又有憊怨而

友其人者心與迹相違而貌與情不習詭人也左丘明耻

之丘亦耻之何者之無所用

喚醒天下巧令是恭三平看足以貌言巧令在道理上做但

有心要善便巧令矣不可用求媚等語匿怨而友只是外面托

為渾忘不校的人不必用陰晷報復等語一則挫銳以偕物謂

是可以轉折節馴謹之名而不知此誕交也華而不實一則抑

忿而偶侶謂是可以邀仁人長厚之譽而不知此貌交也面而

不心曰丘明曰丘像彼不知羞替他羞一般丘亦恥之勿作竊

比丘明亦勿作恥而不為

言志章

此章總見聖賢之志公而不私勿分別大小而大小自見為妙

當以夫子之志為主○言志探其蘊藉也只泛說勿如下論作

耻而先得我心者僅一立明

補新旨立立明傳春秋者也

夫子作春秋者也春秋有

誅心之法此二項皆是外

面迹好而誅其心則深可

耻故云立明耻立亦耻非

比老彭之意以耻字別醒

人心以左立明申明已志

補言志章全旨二子有願聖

人無願願則期望之意畢

竟有邊幅可湍無願則無

邊即堯舜猶病意象又云

用世之志○子路之所願直是他性地高明果決無一毫俗情

係累見得天下之物盡屬身外何有於車裘天下之人皆屬度

內何隔於朋友不必就區區輕財利上講須要發出忘人已形

願的意思方妙○顏回之所願真是他克己復禮性也宜同

一毫已私牽絆更無處覺得有善之可伐勞之可施非言有善

勞而不伐不施也伐施不在事跡上只在他心上看玩一無字

直是若虛的襟懷如愚的景象善是理之得于己者勞是功之

及於人者勞在善中非有二件○二子心體上俱一般瑩淨洞

達與夫子分別處只在一願字然曰願亦有待也有待則有意

夫子惡乎待今據夫子語氣只是云天下之老者而各優游於

言志鄭道顏淵季路侍子曰

人各有志爾盍各言之矣子

路曰由志不私己之有而已

頭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做
之而無憾顏淵曰回之志不
換已之有而已顏無以善而
自伐以勞而自施烏子諾曰
願聞子之志子曰吾之志在
天下天下有老者原有安理
吾則與之以安朋友原有信
理吾則與之以信少者原有
懷理吾則與之以懷吾志如
是而已在上賢見地已其在
夫子動念即到何莫非公天
下為心也

補新造此處見匹夫之堯舜

見日用之天地想開口時
直是滿乾坤皆生意滿腔
中皆乾坤但其流脉雖弘
而結氣自渾夫子說到老
安少懷友信則身雖在春

天年天下之朋友而共還於樸茂天下之少者而並會育于大
造則萬物咸若之日乃吾心什憾之日而一夫缺望之時乃吾
心負痛之時此見聖人之志只是欲鴻鈞內物之得所耳不消
說我如何去安之信之懷之亦不是在一家則行一家在天下
則行天下等話頭看來此三句不可說太拘滯亦不可說得太
夸大要得語意渾然

已矣章

此章夫子非絕望天下特為是激語以作人自新之意題脉全
在一個內字口不言而心自答眾改過之一機蓋悔悟深切則
誠意所蓄自力為改過之計纔一說出意思便消散了作此題

秋淵察之世而心已遊黃
虞泰和之天矣

已笑乎章講子曰見過而切
于自訟者改過之真心也吾
嘗以此望之天下乃今已矣
乎天下之人不公為餘非則
始自實假求于能見其過而
內自訟以痛加刺責者吾未
之見也吾能無深慨乎哉
十室章講子曰人不患無質
而患無學如以質而已矣則
十室之小邑亦必有忠信如
丘者焉丘之不展此忠信也
丘有教、敏求在也而人則
自負其質矣坐使天生之性
地半銷耗于妄營非忠信不
如丘而好學不如丘也亦可
以惕然矣

要字、分明、又一氣渾成、為妙、時文多刻畫、訟字亦屬小家數、

十室章

此章是勉人好學。以全忠信意。忠信是實心。是為人之根器。不
雕不琢之真機。好學不過常存此心而不變。非忠信之外。又
窮理之學。十室必有見易得意。有字活看。勿用厥付。維均之語。
但世人學失其性。往不從忠信本體上用事。所以聰明愈違。
而本體愈漓。故曰不如不如。只重人。不肯學上。勿屑以較量。舊
以忠信作淳朴美質看。亦是

南面章

此章重一敬字。言藺為治之大體。而敬尤為藺之本源。勿把敬

補新查忠信是赤子之純一。

好學則成大人之變化使

其不學則無以充拓忠信

且致放汙忠信

雍也章講當時治尚煩苛故

夫子稱仲弓以為訓意雍也

為人可使居南面臨民之位

蓋以其簡而可之也仲弓知

夫子取已在于簡而欲借子

桑伯子以自證故問曰子桑

伯子之為人何如子曰天下

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若作子

者蓋可也簡夫亦以其所可

者在簡非以其簡為可也仲

弓遂曰夫子之語而發明之

曰簡一也顧所居謂何耳必

居之以敬而行簡以臨其民

是其簡乃執要之簡不亦可

簡並提即單重簡亦不透肯○南面者臨民之位不可言人君

之位其可使南面者正謂其時臨民之體耳註有人君之度是

體度非度量也寬洪簡重四字亦指暗會勿明用○仲弓意夫

子之許已在于簡又意已之簡異于伯子故問伯子為人以探

夫子許品何如不必說在簡之得失簡字勿露可也簡不是言

其簡之可謂其簡如是為人亦可矣可字只渾指為人說講

內須含嘿寓不足意乃有丰神僅可僅字切勿露出○仲

是過疑夫子與伯子因夫子說簡就簡字義輝居敬行簡不是

兩項行簡只在居敬上說即此居敬處就是行簡蓋主敬則精

神必不屑越于細務所謂恭已無為不期簡而自簡者也如此

乎若居簡以行簡則其簡為因循玩愒無乃太簡乎夫子以為然否也夫子曰居敬居簡之言蓋南面之法戒俱備焉誠然哉然雍之意即其與雍南面意也

補新旨予於此章見孔子之道與老氏之道不同處孔子是繼堯舜精一之旨老

子是開道釋空寂之端仲弓是習孔子而得焉者也

伯子是襲老子而失焉者也仲弓之言然見得伯子

之簡不然矣仲弓之言然見得南面之可使信然矣

哀公章講哀公問弟子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何以明之人心能而難制

則簡所當簡故為可非是說行此簡而事治民安之謂若先以

厭事之心自居而當行之事皆不事之則心與事俱簡如何去

得故為太無乃之字有質疑意太字藏不可意勿說及流弊

然是然其居敬居簡之言深當治天下之理世人論簡只說個

簡便雍獨拈出一段敬的議論直透精神心術處剖析何等

精細故曰然不重嘿其亦不必復將可不可入擾

哀公章

哀公章

此章全重好學二字不遷二句要模寫好學光景俱在心上看

不涉事上要謂得細他人之學在聞見上用功顏子之學獨在

心體上用功故夫子稱其好學怒是一念少拂過是一念少差

者怒而過焉其不能調養
此心必于學亦好也固本無
怒即怒而不迂怒但當其則
而上矣動而偶失者過焉而
貳焉其不能檢點此心必于
學未好也固本無焉即過而
不貳甫萌于貳而復矣其克
已之功如此不幸短命死矣
未聞復有好學者也君試垂
聽焉亦清心寡過之一助也
補新言顏子一生之學在克

已不迂怒者犯而不校也
不貳過者三月不違仁也
此王好學工夫非克己之
後乃能不迂不貳也克己
之學就在兩個字上見

子華章論子華為夫子出使
子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

怒不休歇便是遷過不消除便是貳顏子克己以來此心常
已無忿恨不平事了俄而有怒亦隨其可怒而怒之怒過即止
未有所留滯遷延此心常一已無差錯越理的事了俄而有過
亦隨覺隨過此心即與天理合一安得有之全是念在天理
上故稱為好學未聞句亦就弟子言

子華章

此章前二節以義裁冉求之過與重不繼富句後二節以
原思之過辭重母字使於齊及為之宰句是春秋書法便當舍
不必與粟不必辭祿意發揮○子華為夫子使於齊分也冉子
念及于友之母而為之請粟亦是高誼處與金與庾亦是夫子

與之益所以示不當與也請
蓋曰與之度所以示不當益
也冉子不察而與之粟五秉
重意氣而厚饋遺豈不可
訓薄道然未知有所不必與
者在也子曰赤之適齊也乘
肥馬衣輕裘其富如此則其
家固不貧矣吾聞之也君子
周人之給而不繼人之富五
束之與何為也哉原思為夫
子之宰與之詔祿之粟九百
原思辭之而不受是豈不可
以愧索餐者然未知有所不
心辭者在也子曰思母以碎
為也曷以與爾之鄰里鄉黨
乎寧以應周給之恩必不可
取詔食之典矣合而現之恤
人之私不必過厚受君之惠

裁之以義而示撫恤其家之意非不當與不當益而姑徇之也
與粟五秉冉子非為友私情亦存恤其母之意若謂其意在饋
旁則鄙矣○肥馬輕裘要點富而養足於母意周急輕帶重不
總富周字總字有味註可玩○為宰而與粟分也原思之辭
非矯節以為名特廉恥之心重若以為當官雖稱而厚祿不安
耳辭非全辭其多也夫子誦人臣事其事當食其食故止之
毋字重講是正意隣里句是餘意正見不當辭寧可廣周急之
惠不可廢班祿之典看來冉子重友輕財鄙世之吝者耳原思
重行輕祿鄙世之貪者耳但一則有心市惠一則有心明勸其
子則如化之之賦物而應之以無心如請粟則便與釜請益則

不耻太庸固可以權取與中
正之義矣

補新直通章看五個並字義
所不當與子華之母不可

得之于冉求義所當與原
思可得之于夫子鄰里鄉

党且可得之于原思比聖
人將以免去之喬恩矯庶

者非區：明個用財之義
犂牛章論仲弓之賢不繫世

類夫子托言以謂之曰犂牛
固以犂而畜矣乃其所生之

子以色則駢而合乎當代之
尚且角則正而中乎犧牲之

需人雖以稗故而欲勿用乎
山川之神其肯舍諸然則聚

傑起自挺生萃子為能幹蠱
允明時所不棄也此一犂牛

便與庾祿有餘則便與隣里鄉黨不必過辭故之賢之行極妙
而終不如夫子之無心要認此意

犂牛章

此章只是泛論世類難拘言外有勉仲弓修身邁德之意不專
在見用上說駢合當代之尚角中犧牲之逸要看且字重駢一

邊謂駢而且角也牲無角不可以祭角始生如蟹如粟正是可
用的不必言周正犂牛字駢且角字俱要想像父惡子善

剔得醒駢角內已含必用意下之句反言以見其必用也雖字
根以犂牛之故鄙之而勿用也心無神何以不舍只論理祭享

山川非此不足告虔便是山川不舍人不能違山川意即此可

之子然哉

補新直塵俗中無俗類不能必其相投于俗物當必釜賞于造物不重山川享此牛重此牛必為山川享出類之物產于野名山大川所昭而播者在焉。蓮種之英產于俗聖君賢相所採而收者在焉。

回也章。誦子曰：吾門惟回也。克己之功至其心歷三月之久而不違仁。幾于仁。心為一。為其餘二三子。則或一月或一月。以至於仁而已矣。能造其極而不能久。曷亦進之乎。回哉。

補新直。違者皆而去。言常在內。而偶違之也。與。君子無

知。須知夫子以犁牛之子。發喋。分明謂塵俗中有奇品。不能必見。知於人世。而天地鬼神。常有直鑒。必見君子。不必求合俗情。惟葆完天賦之原質。以還為天地鬼神用。

回也章

此章以仁字為骨。以回為主。蓋特與回之仁。以勵其餘也。非而平語。須看其心之字。仁人心也。回惟操之以常惺之心。則即仁是心。即心是仁。故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此只是狀其久。非三月後有違也。日月至猶云。以日月計者。言其竟日竟月。都在仁上。非仁自外至。與一月一至。一月一至之謂。蓋日月至。沒用功于仁。得來。能至于仁。亦不是容易的。漸有不違。括矣。易言沒為。

終食之間違仁違字同至
皆向而來言常在也而今
方至也此我欲仁斯仁至
矣至字同因違後總覺其
有至言至必其多所違

季康童講季康子問仲由可
使澁政也與子曰由也果人
也以其果而澁政將擔當靡
所不克于澁政乎何有又問
賜也可使澁政也與子曰賜
也達人也以其達而澁政將
剖拆靡所不精于澁政乎何
有又問求也可使澁政也與
子曰求也蕘人也以其蕘而
澁政將措施靡所不效于澁
政乎何有三子皆可用之才
而因材器使則在主治者何
如耳

德之本恒為德之固至為者可語濩而不違者可語恒只在念
頭斷續之夫生熟上看出切勿說壞諸子

澁政章

此章甚言三子澁政之易不是欲康子隨材任用意果達藝就
才品上說於澁政句方說到應用上果者資性剛決有風裁者
於澁政則可以決大疑定大事于俄頃達是心曾穎悟通達高
明者於從政則可以晰機務鏡群情迎刃而解藝是心慧之巧
材能歷練者於從政則可以理盤錯應繁劇揮霍裕如三何有
字見綽有餘裕意達通事理在諳練世故上說通有明通真通
二意明通與汝闇反員通與拘滯反實是一意舊每以決疑斷

補新直三子各奏其能則一長可用共濟其能則衆長

可用顧執政者處之而已由求已仕季氏之家向意

多在賜夫子曰賜也達只是達事理若果達道理則必拒權門

季氏璋請季氏使閔子騫為費邑宰蓋借聖門之高賢為私邑重也季氏重而魯輕矣

故閔子騫曰札貧固子大夫盛心而不仕實吾之素志其善為我辭焉令不復召我可

乎如有復召我者則吾必去昔而在汶上矣吁寧居齊以

魯不願居魯以附季閔子義可不謂凜然乎

新直季氏使之意只是

事中機迎刃應用不窮等語

季氏章

此章當主抑私家扶公室上說蓋費重則魯輕賢如閔子騫

重費以輕魯講語要得委婉中寓嚴毅口氣○季氏使之意

只是以費叛服不常得此高賢為宰或可靖耳若云求忠臣於

孝子太腐若云欲植黨以傾君又太刺善字不可說勿觸彼之

怒只是能達我之意止彼之召便是善也如有復我二句不可

說汶上非季氏所召只云辭之不可就之不可計惟有去之

汶上耳汶上一語有飄然自適氣味作文要發此意

伯牛章

澤慕好貧之名而欲引以
 為私門之重耳。夫費巖也
 也。子路治之三月無成。子
 羔治之九月無功。閔子之
 不就。然契夫子墮費之心
 伯牛童講伯牛有疾。夫子問
 之。自牖枕其手。與之永訣也。
 亡之命矣夫。不意斯人也。而
 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
 補新直原思之貧。顏淵之夭。
 伯牛之疾。皆命之定于天
 者。言不遇。脩身俟命之理。
 貧哉章。講子曰。人無所待于
 中。則有所動于外。若回也。其
 貧乎。飲食居處。生大款。所
 存。回之食則一箠矣。飲則一
 瓢矣。居則陋巷矣。其貧如此。
 人方不堪其憂者。回也。蕭然

此章以命字為主。自牖是避崇奉之禮。執手是致師弟之情。曰
 亡之不諱其死也。曰命矣夫。不咎其致也。斯人也。以平日有德
 行言而謹疾。亦在其中。再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是重惜之。正
 見其為命也。

賢哉章

此章嘆美顏子。全重不改其樂。上首末賢哉。總是深契顏子之
 樂。以重嘆美之詞。簞瓢三句。雖是居食兩項。然只要相其景
 對說。則拘人不堪二句。當以憂樂相形。串講。纔得肯緊。樂非樂
 貧亦非樂道。蓋樂不着情識。只是活潑生機。性體自然而已。顏
 子之樂。率性之真。故此性體常呈露。即簞瓢陋巷。而其樂不

自適不日之而改其樂是何
性天之定一至于此也賢哉

回也吾不勝其贊嘆矣
補新直曾氏之樂不在滋味

風諫顏氏之樂不在簞瓢
陋巷程子之樂不在吟風

弄月不遷怒不貳過三月
不遺仁可以想見顏子樂

之不改
悅道章講再求非真能悅道

者乃自諉曰夫子之道至矣
求非不悅之第力不足以外

心謂之何哉夫未悅托悅未
如然於其于道亦止心矣子

曰求謂悅道而力不足哉夫
力不足者必其試用之中道

而忽廢然後為真不足耳今
女子揆之始已先誤一無

改也即非簞瓢陋巷而亦不改也不改正形容他樂的光景著

知有樂而守住便是改矣曰其者本其所自有者而言即此一

段滿洒胸襟自然非人所及故曰賢哉回也是高其人品非是

羨其安貧

悅道章

此章悅畫之字正相反畫者不悅悅者不必畫悅字有企慕求

至之意再求之悅只是浮慕曰子之道便以道屬之夫子而自

諉于力之不足便非真悅夫子直破其力無不足之理謂天下

本無力不足的姑就子所謂力不足之說必大用力一番無

奈于中途廢了方可說力不足今子畫地自限一蹶不曾用力

不到之形即跋足之時。祇見有百不可前之勢。特自畫耳。豈力之不足哉。蓋有能悅之。神即無不注之力。與悅豈有二耶。求非惟誣力。並誣悅矣。

補新造。冉有非真悅道者。在夫子身上尋。求故言。道是子之道。顏子無言不悅。只在自已心做工夫。故傳曰。我之文約。曰我之禮求之。我斯欲罷不能。又何不足之云。

女為章。謹子謂子夏曰。儒一也。然心術既分。儒品亦別。在人慎所為之耳。女其務內為君子。儒母務外為小人。儒定品。施于既為之外。辨真似于。

豈力不足哉。此夫子因冉子之言。而解不足之義。非謂世有此等人也。宜活看。且要得夫子勵進之心。不可用貶詞。

女為章

此章是進子夏以真儒兩為字緊相應。勿平對。統得夫子戒勉口氣。女為君子。儒是欲其收斂心體。淘洗得光潔充養得純正。一團全在天理上做去。稍有毫釐不純。潔便是小人。最重為字。有着力擔當。必欲其勝意。無為特反言。以足其意。非有個為。又有一個無為也。看來君子儒。雖不離為。已然却要說出他闊大規模。與小人識量狹隘者迥別。方得警子夏意。

臧明章

款為之先女可不慎哉
補新直此項在幾微隱約處

擇之精而實之一故有人
之君子而天之小人有事
之君子而中之小人有
時之君子而千古之小人
有人以為君子而已以為

滅明章道子游為武城宰以
文學之衡而被絃歌之化意
必得士于尋常耳目之外與
之上下其議論者故夫子曰
女得人焉爾乎子游對曰有
澹臺威明其人者見其行不
由徑矣一舉足而不苟焉至
便之室尤奔走風塵者所時
時造謁而威明苟非公事未
嘗輕于一至也其大節又如

此章是子游重士節以挽回世道人心之意講語要說得極大

關係得人肉就含個得有持公道正士風這樣人的意思與得

人輔治無干子游答處亦要得他延訪名賢一段光景行不

向一氣串說在下句行不由徑不過先舉其行已之正而

非公不至正在與已相交接處見其為正人不由徑不可實你

行路說乃滅明光明正大必由天下之大道不在邪谿曲徑上

行事故其交于脛也一惟以公事若以私事干邑宰便非其不

徑之素志子游之取人若此真是扶公道而明士節

不伐章

此章是夫子取之反以風世之驕爭者不伐要本真心來軍前

此。偃私心嚮慕之。夫子以為何如。

補新直。行不由徑。是稟論其行非公事。二句正言其偃。與滅邾相得。乃得之于道。義投合之中。世俗親幸之外也。故有時為公。而進而偃之。室。董有時奉公。而退而偃之。豈重非公不至。正行不由徑處。

不伐。董謹子曰。人臣非有功之難。而居功之難。若孟之反者。且不代人哉。當齊魯交爭。我師先饋。衆皆奔北。以凌而反。獨居殿後。則軋敵而全師者。及之力也。將入國門。正衆人屬目之地。乃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遂功于殿。

曰啟軍後。曰殿戰敗。以殿後為功。蓋敵賴以却。衆賴以全。故也。

當齊師如戰。右師敗奔。反為後殿。魯之全師不沒者。反之功也。領國門將入之際。正衆人屬目論功之秋。獨策馬以自掩。其中心誠有痛我師之敗績。而不欲以功自見者。故夫子特許其不伐。若說有功不居。託言馬不進以掩之。便非之反之心。夫子不取矣。○一說是時三家怙權同惡。其啟釁兆孽之罪。已不待言及。一旦難至。又觀望逕遛。各自為計。使齊師直抵近郊。知

入無人之國。而孟氏之師。又先奔為敗首。以貽其君之憂辱。孔子取孟之反不伐。與勿殤汪錡之衛社稷同意。取二子所以深罪之家也。

此不具者曰言用
委後于馬反、不何何如哉
可以風矣

補新直此節察要意在將入
門三字上雖奔駁之功尚

懷喪師之耻正屬目之際
不欺本心之真其身居人
後其勇在人前而功在人

上又心居人下此是立功
于無功之日又諒功于有
功之中可為居功若法

祝鮀章道子曰甚哉去之好
諛而悅色也如不有祝鮀之

佞守制之美雖尚默抱璞不
失古人之意已大拂今人之

情難乎免于今之立矣不意
世流之衰一至此哉
補新直佞何以免而美不免
也蓋華落則人賤而利口

附考魯哀十一年齊帥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

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入自稷曲右師奔齊大夫陳

瓘陳莊縵細追之孟之反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云云不

進也○汪錡乃昭公子公為之嬖僮也維時孟子洩馭馬欲

奔公為典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于戈以衛

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善也

祝鮀章

此章重慨時尚之非意不是教人求免憎惡亦不是為難免者

惜口氣承若曰不佞不美而遂至于難免習尚之澆漓為何如哉

不有字貫至美字而字當典字看要看今之世三字古之世尚

則愈幸而愈滑。色奇則見
妬。而善說則隨衆而皆合。
此。蛇。能。以。媚。鬼。者。媚。人。而。
朝。之。寵。不。得。故。席。也。言。今
之。世。則。不。特。宋。徽。之。人。卷
在。皆。然。

誰能章講子曰夫道常與人
親而人偏與道離今天下之
人誰能出不由戶乎而道之
所城非惟當由抑亦不得
由而何莫由之也豈道外別
無可托足耶吾甚怪之矣
補新旨此非因明以通蔽乃
是借戶以見道之不可離
不惟當由如戶亦必由如
戶也君說因其由戶而通
之則由戶由道畢竟差矣
如何通詳作文不可十分

德故取本訥今之世尚華故取美佞難免者難免擯棄也今之
所棄古之所取誠為世道人心之一概

誰能章

此章是夫子以由戶提醒人去由道是勸而勉之辭非怪嘆
意誰能二字不是說人皆知由只重不可不由意由戶只取其
最切且便者耳道之切于人而便于出不啻戶然由戶而出便
處之可通不由戶者何處出得由道而行便其出不窮不由道
處者一步不可行矣誰不由戶而何莫由道也何莫二字煞有提
醒意即何莫學夫詩之意

質勝章

把戶未纏只藝何莫意便

質勝章諸子曰盾文二者之用貴乎洋中質勝其文者渾朴無華則謂之野文勝其質者章采太著則謂之史野與史故非君子也其必文質相樹乎文以輔質不費哀益而妙合中和此先進之風郁之盛也非君子而何補新旨此為周末文勝而發人皆知有野之病而不知有史之弊皆知後進之為君子而不知彬彬之為君子所謂適均不是文質并分要重了質以文輔之大全文可損質不可損之說甚是火只是多粧點不必

此章酌文質之中質勝二句平看質只是朴實不浮華不可以

忠信誠慤說文是粉飾潤色意不專在禮制上見凡持身涉世

無處不有文質野是樵朴之意多史是藻飾之意多不必言虛

誇野史俱借字不是譬喻彬彬是停當恰好非質多文少之謂

太朴中自有文彩雖純任質決不勝文文章隨實意而起雖純

用文決不勝質分用即相勝合用則彬彬然後即乃謂之意應

上二則字君子只是大中至正之軌不是人品如中庸曰君子

之道闇然而日章闇然處是質日章處是文知闇然日章為君

子之道斯知文質彬彬所以為君子

生直章

說到誣君子不指成德是
應上野史二字

生血章講子曰天下皆知樂
生矣亦知其所以生乎人之
生也非徒有此和耶也喜怒
哀樂調于衆適而不偏不枉
直而已若虛罔而不直者非
不生也而其生特幸而免耳
人盡不全其所以生而以幸
生為

補新直百年有必盡之軀于
古有不滅之靈以靈性生

者其生也以浮軀生者幻
生為真生者不空亦生也
知生者生亦不生也求常
生者保常心而已矣

知文章講子曰道始于知而
入每有所深淺焉知之者固

此章見人當直以完其生。二生字一樣俱作生死之生看。直字
須就本來性體毫無枉曲摹擬不可涉情境與事境講中又要
勤生與直不相離處方中肯綮罔字註訓不直未當罔空也無
也。人只有此直若無此直只一團血肉此人是個空的了。故下
個罔字罔之生也。人心已死縱形具而神不具何以生為幸而
免。不是說諛死言其無人道何。

知之章

此章不是第造道之等。亦不是要人知進于好好進于樂。重在
樂上。知好樂俱自現成說。勿着工夫。知雖有所恭考。但止于口
耳之觸悟。未及于意念之沉潜。好則顯精注念以求。再不任手。

不知好之者，好于衷，有專注也。好之者，固不如樂之者。樂之境，在渾忘也。由知而好，而樂而始謂之真知矣。

補新直此章，還以知字另提。言學之入門，須索要知然。空空之知，那得如好。雖已勝于知，然畢竟還不如樂。知樂方為真知到頭。

中人章，孟子曰：人知語為教者之所擇，而不知即聽者之所操。故理要之上而理至矣。人術以中而人分矣。如中人以上，迎視即悟，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逐響皆粗，不可以語上也。人易自勵，焉以為受教地哉。

補新直此章，不獨說人不可

乃知之實詣處。然好雖有得，猶覺有矜持之迹。樂則與理相忘，外化其耳目，內化其情識。有一眼渾融光景，兩着不如字，要人必造于樂而後已。若直用順文鋪叙法，謂知不如好好不如樂，便非顯中景。

中人章

此章只是語上無語下意。當以上字作主。然上不離下。天命只在人事中見。但人有悟不悟，即可語不可語之分。中人以上見解已在言前了。語者畧引其端，而彼即會其意。有多少活潑。若中人以下，而語之以上，彼將參透不得。無下落處。中人上下，只在頓悟之敏鈍，見解之通塞上論。可不可就人上，不主教者。

獵等分明是可以語則語
委曲開道之間固有以生
上焉者之悟心不可語則
不語優游漸積之內亦有
以生下焉者之奮心一語
一不語無非教也

問智童謹焚遲問智子曰事
莫切于民義而鬼神為幽惟
務人道之所當為而于鬼神
則敬而遠之此心一無所惑
也無所惑之謂智矣問仁子
曰理莫急于所難而功效為
然仁者先為其難而于獲則
後之此心一無所雜也無所
雜之謂仁矣蓋智欲其起照
于易仁欲其洗心于難夫智
之旁騖即仁察仁之旁念即
智遲可以知所從事矣

說語上非真把上而語之謂之曰上使非言語文字所能盡惟
不語之語乃為真語此意不可不諱

問知章

此章夫子告以仁智俱是示以心之本體不必分事與心民義
如人倫事物都是曰民者謂此義乃民生日用常行之理也務
字在心上專力脩為看務義內即有凜神明求免鬼責之意鬼
神亦民義內事敬遠亦是務民義惟在義上用力于鬼神便是
敬而遠只是不諱此乃不惑之本體故曰知先難極不外為
仁字後獲六即是仁之有得先難必定後獲說個後獲穩形容
先難之純難就心說此乃無私之本體故曰仁每段講上邊就

補新直仁智俱在用心之一

上心一于理而不昏是智

心一于理而不雜是仁以

求神之念分其求義之念

則是清于禍福之私也以

求獲之念分其求雜之念

則是汙于得失之私也其

用心之一處只提是去私

而已知

知者章講子曰理一而已智

者見之之謂智仁者見之之

謂仁智者其樂水乎淺涉之

成趣真契之入理智者之悅

動也動不必絲馳即宅震而

神自行焉仁者之天靜也靜

不必枯寂即御蠶而壺自凝

焉此以知智者樂矣任欣戚

悲之通感而常適于自如此

要寓個仁知尾後只消一點便中題竅

知者章

此章總是形容仁知之心各項開看動靜是心體樂山水是心

之感樂壽是心之徵仁知總是一個人知者未有不仁仁者未

有不知但自其心之凝然寂然一真自如則謂之仁自其心之

豁然油然萬物皆通則謂之知樂山樂水不可着實在山水上

說當知山水是天地間仁知之象仁知是人心上天地之精人

心上原有山水仁知之謂也樂山樂水樂吾心之仁知耳便見

得胸中有造化講語要就仁智上寫出山水情景不即不離方

妙註有似二字却淺動靜俱屬心知者之心隨事融通無所滯

以知仁者壽矣任榮枯脩短
之適乘而不寔者自在合而
魂之而仁智之蘊可識矣
補新直穩此心体上分別也
吾心之寂然一物不染處

論便有山的景象有靜的
意思有壽的受用從吾心
之豁然萬物皆通處論便
有水的景象有動的意思
有樂的受用不為已私縛
便動便樂便契于水不為
已私斷便靜便壽便契于山

齊一變章謹子曰今日之齊

魯非昔日之齊魯也預憂之
何如耳齊一變其至于今日
之魯乎勿仍其馳驟之習而
急祛其功利之心則禮教信
義之遺風齊可企而及也若

碍故曰動而靈明之體未嘗擾也何動非靜仁者之心一真為
主萬感不移故曰靜而虛中之妙應未嘗膠也何靜非動人靜
處即是仁智不作推原說凡人執一不通胸中便不洒落故惟
知者樂凡人私欲戕伐精神便不完固故惟仁者壽樂不在迹
上論只是不拘不迫之神脫於塵障之表壽不在數上論只是
不生不滅之精運于天地之間切要看得活

齊一變章

此章以道字為主。夫子有志于先王之道故深望齊魯之能變
不重分難易。不必專重魯齊魯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
齊自桓公以來反為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壞了魯則中間廢

魯一變則直至于先王之道
久廢之習一振而上理輒臻
矣夫以魯易齊、必不願、願
其不為魯者、乃其不能為魯
者也、以魯當齊、魯何敢望、願
其不及齊者、乃其遠過乎齊
者也、變有難易、而期于至道
則均、齊魯何憚而不為此。

補新直知子焚漆東周何比
不思行道于宗國故云齊

一變方至今日之魯、於道
尚遠、若魯之道、狹在、特苦
于廢墜耳、稍一振起、即可
至道、與齊大不侔、而柰何
不變也。

解不觚章詁子曰隆古之去
名必稱其實器必附其名不
虞至于今而刺謬甚也即如

墜、不曾改易、周公法制、故齊變是革去、須脫胎換骨、一翻方可
至魯、魯變是振起、須洗腸滌胃、一翻方可至道、至魯至道皆以
人心風俗言、玩本文二一字、非再變一變之謂、真有一刀兩齒
氣力、夫子是欲二國皆歸于道、而別言之、作文須得斡旋法、註
功利等只暗會。

觚不觚章

此章重名實二字、春秋之時、凡事名存實亡者多、故夫子目擊
時事、惻然而傷之、姑借一觚以寄慨、上下三觚字、指名不觚、
字指制實之不存、名將安附、此夫子亦是惜名存實之意、○一
說、作傷時人利方為員、意亦可。

冠以觚名取其象之有稜也
乃觚而不觚尚得謂之觚哉
尚得謂之觚哉今之名是而
實非者不知凡幾吾不能不
于觚一寄慨云

補新言一觚雖小而輕變左

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
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律
法之漸此典春秋大復左
而譏變法同

宰我章道宰我問曰仁者以
救人為心雖或告之曰井有
人焉其亦將投井而救之也
宰我之意蓋慮為仁之不得
自遂矣子曰仁者雖切于救
人何為其投井然也君子可
使之逝而往救耳若入井而
救陷之也豈可得而陷乎蓋

宰我章

此章以仁字為主問答皆借救人一事以明仁之為仁雖字言
不但平時濟人雖告以至危之事亦將從之乎不限定井本無
人然字指投井救人何為其然言仁者雖切於救人然必愛其
身而後可以愛天下何為其至於斯也不必說若此之愚君子
四句只辨從井二字之非從井則欲以救人而先陷害其身故
曰可逝不可陷陷又理之所必無者故曰可欺不可罔君子即
是仁人能愛人者陷字正應從井謂陷于井也逝陷以事言欺
罔以理言欺謂言者欺其心罔謂聽者蒙其耳此二句舊說泛
就君子平日言看來就從井一事論更有意趣

其所信者理欺以理之所存
 即君子亦為理受欺若罔以
 理之所無則仁者未嘗不智
 愛人者未嘗不見自愛蹈仁
 而死者亦過為君子慮矣
 補新壹宰我借泮片以問夫
 子之出處夫子寧以可逝
 不可陷則行道而尤重身
 之志可見宰我在壺境上
 論仁則去每足以窳心夫
 子在心境上論仁則心不
 自窳于此宰我之問奇夫
 子之答活。

博學章

此章夫子示人合道之功。一直說下更無兩層博約非二事。文
 礼非之物。凡天地間倫物燦然可觀者。皆是礼。即吾心之天則
 也。君子博學於文。不使他散漫無統。即反約于吾心以歸之天
 則。至當恰好。處弗畔。急領着約禮來。盖徒事博文。必至于汎濫
 馳騖。或不免于畔。惟博極而又約。收之文洽。而又礼束之。則耳
 目聰明之用。俱會為心髓之實得。而奚至于畔。講內只隱說
 道。不要明露道字為妙。

南子帝

此章以見字為主。以天字為骨。南子求見。還是把小君之礼作

博學章。孔子曰。道一而已。其
 散見之。英華為文。其會歸之
 準則為礼。寓于文。而文外
 無礼也。君子博學于文。旁搜
 廣采。而約之以天理自然之

呂節則無粗不精舉願皆要
自与道日相親切亦可以弗
畔矣夫畔道者皆起于不約
而歧文礼為二者也

補新直博學即學礼也但礼之

散見處須詳考不可遺故
曰博之約礼即約文但文
之隱要處但是天則不涉
泛故曰約礼在文中即

博即約即文即礼也至畔

南子章請子見南子蓋曰其

請見一念之誠或有可填以

正者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乱

之人為辱而有附不悅夫子

雅与之深言則但笑之曰予

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由亦

可以翻然悟矣

中庸章請子曰中庸之為德

曾甫垂卷曰書承

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後見也礼之所在不可以重絕子

路不悅非恐其浼夫子乃怒其辱夫子夫子矢之是言平生行

求當可若有否處天且厭絕之也否只指不當見而見勿露有

見小君之礼○一說南子聞車聲而知伯王之賢察朝容而知

陽速之變此等資質亦可成就悅回得故夫子見之亦是欲因

其好賢之志故以天性之愛將使与崩瞞全母子之恩也

中庸章

此章重中庸二字中庸即是德至即至中至正至簡至易之至

若作至極宜民之鮮字兼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不必添

能字不必兼上下看矣矣二字要寓慨嘆意

也。根諸天命，率於人性，易簡而無奇，其至無以加者，亦乃為道而遠人，及便為尋常，而遺其神髓，其鮮此中庸也。非一朝夕之故矣，不亦深可慨哉。

補新克庸，似不可以言至。而

中則至矣，民之鮮者，忽其為庸，遂失其為中也。不必加能字。

博施章講子貢以事功論仁者，問曰：仁之用甚弘，而量難滿。如有施發其博而能于眾，有濟，何如？可謂仁乎？子曰：為仁者，何必以博施濟眾為事也？若論博施，必仁之盡致而聖者能之乎？聖至堯舜止矣。情雍風動堯舜之治，盡知其

博施章

此章論仁當主在公已之心上說。根骨在中節二已字二欲字。又在末節近取字首末二能字二可謂仁正相照應。子貢以事求仁，則主在及人上論。斯勢有所隔，而唐虞有未竟之事功。夫子以心論仁，則主在反已上論。斯心無不通，而方寸有無外之規模。能濟眾是求能于不可能。近取是求能于所可能。施之博，便濟之眾，串看何如云云。尚疑未足盡仁何事於仁，言何必從事於此而後為仁。若此事必聖人始能，然聖如堯舜猶以為病。此三句宜連說。聖即仁之造，其極者非仁上又有聖乎字。活看引起堯舜猶病，若實作聖人能之便失其意。猶病在心上。

心然以一夫不獲為己病則
傳施濟衆誠非所以責仁人
矣夫仁者只有此心而已
欲立矣而立人之念即與俱
生已欲達矣而達人之念即
與俱聯已真而一身万身概
之一已欲化而一情万情概
之一欲謂仁道近乎不遠乎
患在無以譬之耳能近取于
欲立人欲達人之心譬
而推之則立達之心人己兼
之可謂仁之小也足何必求
博濟之遠哉

看世界至廣民物無窮即極施廣濟安能滿其所願聖心原是
如此○次節示以仁者之心欲字即是貫通人己的公心天地
間只一個立達只一欲使人己大同此仁體也立是植立不顛
仆即立心立身之顛達是通達不壅塞如心体明達行事通達
之達皆就字義虛說勿分散養立人達人就在欲立欲達寫
出初無先後之分人己之別堯舜猶病字即欲立欲達欲字
俱是自体痛痒之意○末節止說求仁法門近取者取吾欲立
欲達之心譬之人而得其同有欲立欲達之心此中便有惻然
藹然念頭即此是仁故曰仁之方註然後推其所欲句是又向
事迹上說矣不必用出此只在已上做工夫

子說可謂仁之方。子貢說可謂仁乎。字。夫子說可謂仁之方也。已。字。此是相。吐證意。

述而章。子貢曰。今之作者。何者。也。彼皆自信。而疑古人者。也。若立則嘗有兩傳述矣。而不創為作也。惟以理不外於古。載藉具焉。吾但信而好之心。與契合。竊比于述者之老彭而已。然則。別戶競心。你自命者。亦大惑也。補新。克信而好古。是其心與古人相。處合。處其刪定等事。夫子。蓋傳義。農黃帝堯舜禹。文武周公之心者。也。以其心。寓之于刪定等事。故言。信好。

述而章

此章重不作二字。天下古今。只有此理。若更添一分意思。有意于作。便非道理。本体。夫子雖有刪脩贊定。亦只說道理的本體。不曾加增一毫。原自加增不得。故夫子只須述而不作。不作非謙處。不能作。只是明其不必作。要得此自信而好。正是述而不作處。不是二項。須一氣講下。勿作推原。信好亦不可看作二件。信即信其可好。好則好其所信。好字。就在信字上。看出竊比句。輕不必重。藝見得。就是傳述也。只是竊比老彭。况敢有所作乎。只其言不作之意。

默識章



默而章誦子曰。庸學多拘于迹象。至道惟會諸心源。不有默而識之者乎。語言脫落。而神明妙解。其識神矣。至于學則不厭。融默識之理。而徒為者也。悔人則不倦。推默識之理。而公焉者也。意象兩忘。教學無間。若此者。何有于我哉。吾竊心之自歎矣。

補新直義。憤忘食。而至于樂。以忘憂。則不厭之默識也。兩端既竭。而歸于無知。則不倦之默識也。只是一事。只是一心。正仁聖渾全處。則吾豈敢意。

德之章。誦子曰。日脩之。而日不怠者。德也。德之不脩。將何者。為先事之崇。日誦之。而

此章重默識。白。教學皆後默識來。默識不是不言。只是時。在心上。理會性。不怠不後。為口耳之學也。本此默識之心。以為學。則不厭焉。蓋默悟此理。為終身無涯之路。而純。不自不能厭也。由此默識之心。以為誨。則不倦焉。蓋默視此理。為萬物公共之理。而教思無窮。自不能倦也。合為人為己之間。而皆融于默。此其功甚細。其理甚精。真非聖人不能。故曰。何有于我。此句。不是空嘆其無能。乃汲汲不容自己之意。

德之章

此章以首句為主要。脩德。故去講學。徒義改過。皆脩德之目。德指性。脩指存省。學者不識自家德性。未免向外馳逐。修德者。源

不自足者學也學之不諱將
執何者為吾對之信日徒而
日不足者義也聞義不能徙
何以顯適莫之根日改而日
竊發者不善也不善而不能
改何以得不得之度是四者
皆吾所獨用為憂者也死心
可以代吾憂則無時可以釋
吾憂此吾夜々之心也

補新直德之不脩由於學之
不諱與以不能徙義不能
改過而德無由脩吾嘗有
此而深以為憂惟恨諸學
之功廢缺無可述善改過
而修吾德也

燕居章論記者謂夫子嘗有
燕居時矣謂之燕居則象人
易以怠肆即君子未免於持

除玄覽約情歸性乃可名脩不脩者由于學之不講也講學是
體認于身而研窮其理正所以入德也義是德性本來安宅必
須搬居故曰徙徙遷也乃彼若轉圜之意不善是德性參錯岐
路必須走轉故曰改改者雷勵風行斬草必除其根這幾件關
係身心最切添漏處誰代補得故曰是吾憂也憂是憂勤之憂
非徒憂懼而已吾字極重四者切于吾身必親體承當反躬擔
受始得此意切要醒發

燕居章

此章狀夫子中和之氣象燕居凡隨地獨處無所應接便是申
申者不脩容而容舒布天天者不作色而色和愉容是槩一身

乃夫子則其容甚舒申。如也猶未也。其色甚愉。夫。如也。何以足形容之哉。

補新直分容色亦可。但要泛

容色想到心上來。申。心。

如造化之寬裕。處天。心。

同造化之暢洽。處兩如字

是記者傳神。

甚矣章。講夫子有感而嘆曰。

甚矣吾志之衰也。蓋吾向也

有周公之思而常有周公之

夢。雖不得接公于一堂。而猶

見公于寤寐。乃今久矣。不復

夢見周公。吾衰一至此耶。東

周之想其絕望矣。

補新直此夫子之絕望于魯

也。周公與周而迹寄于魯。

夫子嘗欲為東周而末年

魯有垂公曰言永

言色專指面言。兩如字要別有得其似而未足以盡其形容意。

申。天。只可对嚴厲看。不可对放肆看。

甚矣章

此章要就久不復夢上。我出聖人極今追昔。無恨悲傷意思。久

與甚字相應。吾夫子一生欲行周公之道。故積思成夢。及道既

不行。而年又不可恃。故嘆其衰。然不形諸夢。而猶記于心。夫子

果何嘗一日忘周公也。註無復是心句。不是吾衰當以氣言。志

則何時衰也。

志道章

此章通是心上工夫。即游藝亦為養心。勿分內外本末。只志道。

上論三卷

八十五

曾無能為故嘆其為衰之甚。謂問道在夢。恍惚過了。

志道章。孟子曰。學先定志。必于道為望。當然心為鵠而

趨向端矣。乃所據而守者何在。惟在于德。心所得為執持

也。所依而安者何在。惟在于仁。以天真為浹洽也。然游藝

之功。亦所不廢。涉其趣于有意無意之間。領其神于文章

器殿之外。必如是而後為真志道者乎。

補新直通章首尾。只是完此仁。仁是吾心本然之理。即

是道。得此心之理。即德。依則此理。能熟而心無間斷

是仁也。至于藝。亦仁之散見。游亦依之趣味。由志據

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工夫自住不得。當以志道為主。只一件工

夫到底。不是四項要講。得融貫。道是一條大路。非旁蹊曲徑。

志道。便是為學第一根。基德。即道之有得于心者也。而得而復

失。不可謂據。即不可謂志。故要據德。據者。隨得隨守也。仁。即道

之得全于心者也。而得而不化。不可謂依。即不可謂志。故要依

仁。依者。心即仁。仁即心。更無離合也。要之。德與仁。皆道中轉注

之名。據。與依。摠志。後圓通之象也。至是。則可以超于萬物之外。

六。可以行于萬物之中。神而明之。即藝。而即道也。涵而咏之。即

游。而即志也。此志道之全功也。游藝。游字要玩。不着意。便是廢

業。纔着意。便是苦心。聖賢工夫。憑他做得滿足。還須有一段出



浙江圖書館善本

書號：000010

一九五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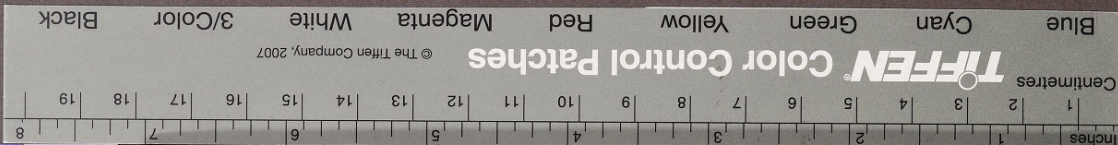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登記號：000610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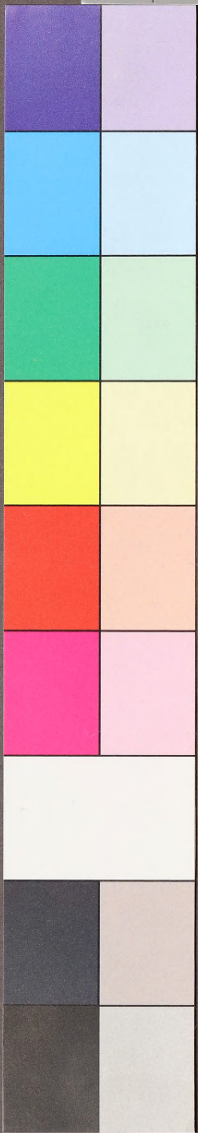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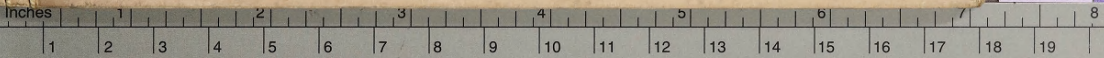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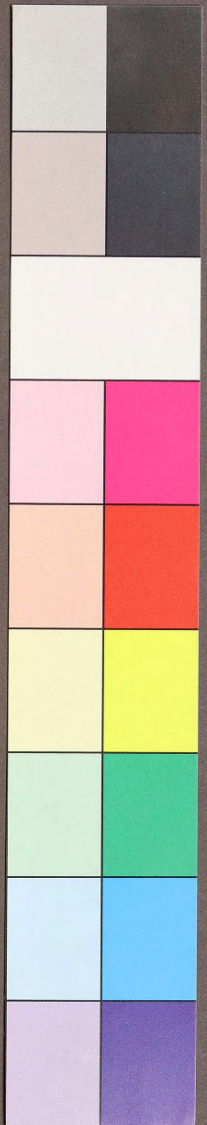
四

書

脈

四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